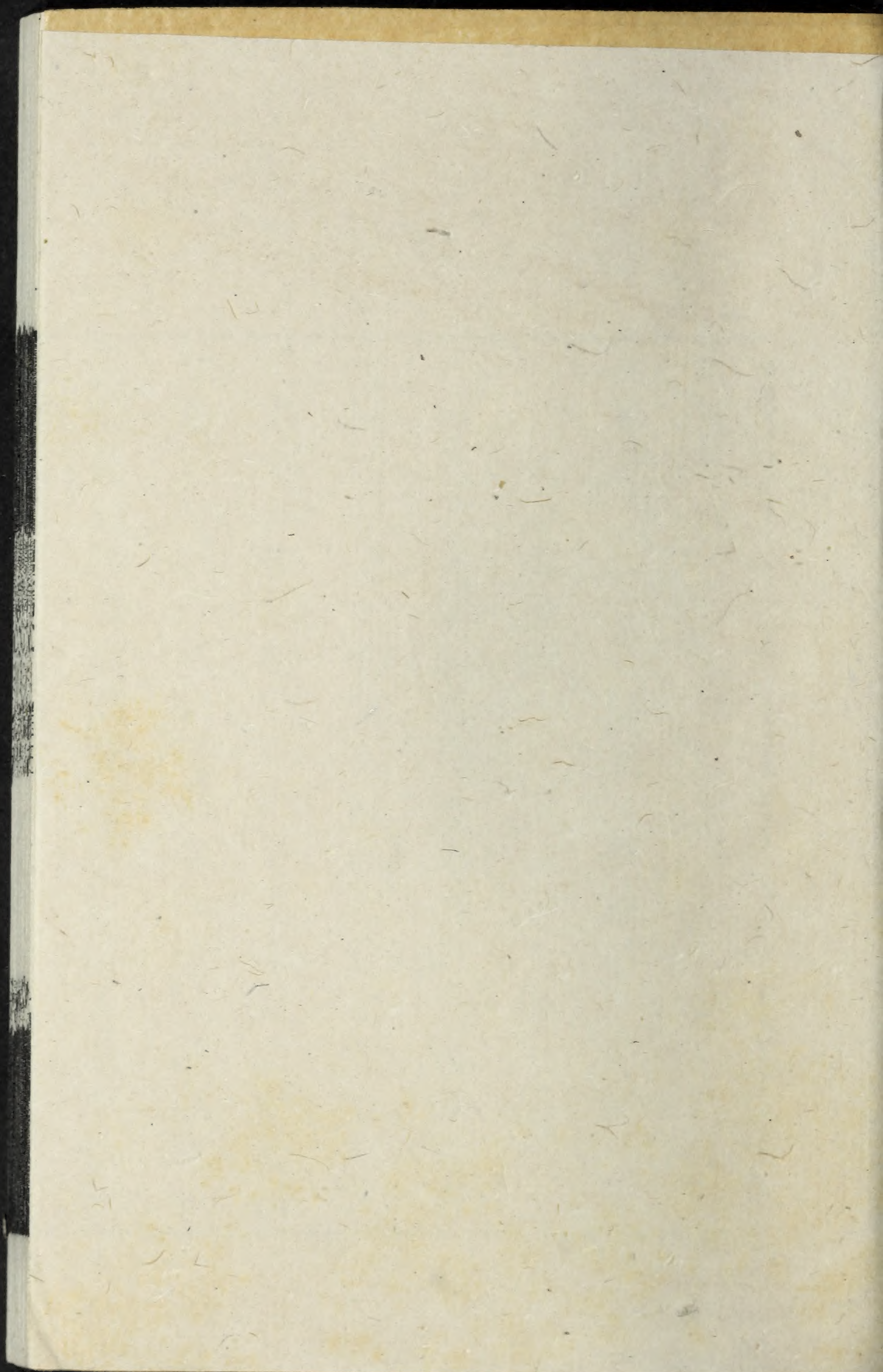




鑒賞古今
名蹟能辨
其神氣則
眞僞自分

# 畫學心印

卷五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 甌香館畫跋　惲格

凡觀名迹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北宋首出惟推北苑北苑嫡派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并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濶遠以濶遠通其沉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

胸羅全景方能奔赴腕下

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覯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汶峨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綱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迹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

畫中惟長
卷布置爲

弱論其神氣尚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吞雲靡霧涉目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于城郭樓臺水村漁舍關梁估船約畧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盖研深于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横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塞實無空虛之趣若此長綃觀其布置足稱智過于師

蕞難

謂非天下之奇跡邪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翬商確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偶一披玩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烏目山人爲余言生平所見王叔明眞跡不下廿餘本而眞跡中最奇者有三吾從秋山草堂

石谷苦心於此中研求探索悉窮其奧窔山樵已無餘蘊

一幀悟其法于毘陵唐氏觀夏山圖會其趣最後見關山蕭寺本一洗凡目煥然神明吾窮其變焉大諦秋山天然秀潤夏山鬱密沉古關山圖則離披零亂飄洒盡致殆不可以徑轍求之而王郎于是乎進矣因知向者之所爲山樵猶在雲霧中也石谷沉思既久暇日戲彙三圖筆意于一幀滌盪陳趨發揮新意徊翔恣肆而山樵始無餘蘊今夏石谷自吳門來余搜行笈得

此幀驚歎欲絕石谷亦沾沾自喜有十五城不易之概置余案頭摩娑十餘日題數語歸之益以西廬老人之矜賞而石谷尚不能割所愛矧余輩安能久假爲韞櫝玩邪庚戌五月題於靜嘯閣

春夜與虞山好友石谷書齋斟茗快談戲拈柯九思樹石石谷補竹坡共爲笑樂時丙申浴佛前二日記

點苔最難即耕煙麓臺之作均未得古人從容墜下之妙

大是妙諦

畫有用苔者有無苔者苔爲草痕石跡或亦非石非草卻似有此一片便應有此一點譬之人有眼通體皆靈究竟通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文徵仲述古云看吳仲圭畫當於密處求疏看倪雲林畫當於疏處求密家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礫破四天下處余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疏處用疏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

惟紛亂無法乃始神明於法自不爲法所囿

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莫作迂癡筆法會壽道人紛亂無法法亦無失

癡翁迂老盡此豪端正索解人不得

先塗抹後數幅次乃作此小變黃一峯法神氣

迴殊亦昔人噉蔗之意也

董元宰夜山圖如此著墨破深曲處玩之如積

欲令雲氣生動也

小景八幀東園游戲翰素時所得半出率爾直

能於無筆墨處着想始不爲畦徑所拘

寫懷閒新思不全學古法廷受留置案上時一展對或與南陽宗少文風流不遠也

雲林樹法分明如指上螺四面俱有若法皴法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於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妝冬山如睡四山

此種筆墨南田翁最擅勝場

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

右小景七幀爲東園娛閒游戲之作或規模古製亦間出新意不循畦徑無煩繪采欲墨章水暈自備五色非得象外之賞者未足與觀此畫也

三日不搦管則鄙吝復萌正庚開府所謂昏昏

索索時矣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泠風也其景則三閭大夫之江潭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公孫大孃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

畫以簡貴爲尚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烟鬟翠黛斂容而退矣

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

如此形容其妙眞不可思議

非絢爛之極不能臻此境界

君子田横之五百人東漢之顧厨俊及豈厭其多如披裘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卧昆邪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鴈之集海濱不可以筆墨繁簡論也然其命意大諦如應曜隱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摯峻在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邵入牛牢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没蹤迹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元人承宋人規範其變化正從刻劃中得來非有二道也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異路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方圓畫不俱成左右視不并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

此等處須彜繹其用句用字之妙則畫道過半矣

解我胸春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筆墨本無情不可使運筆墨者無情作畫在攝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

古人論詩曰詩罷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也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還有夜珠來是也畫之簡者亦然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惟靜者爲能造之

嘗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羣必求同同羣必相叫相叫必於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亟宜著筆所謂天際眞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卽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此中微妙耐人尋味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為寫意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山林畏佳大木百圍可圖也萬竅怒號激謞叱吸叫譹宎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於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巒直欲垂涎十日

畫理六通四關惟妙悟人自能領會之

神明於規矩中乃能超出於規矩外

妙在平淡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鼠越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美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天機氣韻到熟外熟時自然有此境界

余嘗有詩題魯得之竹云倪迂畫竹不似竹魯生下筆能破俗言畫竹當有逸氣也

董宗伯云畫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即以玩石法畫石乃得之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豈易為力哉昔人去我遠矣謀吾可知而得者則已矣

李成范華原始作寒林東坡所謂根莖牙角幻化無窮未始相襲而乃當其處合于天造宜于人事者也無墨池研臼之功便欲追蹤上古其不爲郢匠所笑而貽賤工血指之譏者鮮矣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縟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川瀨氤氳之氣林嵐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

此等處須從朝光暮

靄中探索得來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

元季四大家惟倪黃庶幾有此神趣耳

如此氣象自然與古

靜以求之若徒索於豪末間者離矣

不落畦徑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創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孤弦和以太羹憩于閬風之上泳于泬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

入掉臂游行脫盡描頭畫角之習

手元氣狼籍不爲先匠所拘而游法度之外矣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惟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悅澤神風陶鑄性器

今人畫雪必以墨積其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閒著粉墨耳豈復有雪哉

如此摹寫方曲盡雪景之妙學者當細心

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兢之意長林深峭澗道人烟攝入渾茫游於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慘

領取

至理名言令人一讀一擊節

披拂層曲循境涉趣巖氣浮于几席勁飈發于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可喻于雪矣

高簡非淺也鬱密非深也以簡爲淺則迂老必見笑于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闕淸疏一格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古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于所謂靜者深者

畫無筆墨痕方是元畫根柢鈍根人烏得而知之

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作畫至於無筆墨痕者化矣而觀者往往勿能知也王嬙麗姬人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决驟又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語云射較一鏃弈角一著勝人處正不在多

昔人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猧兒紫絲步障丹青團扇紺綠鼎彝詞客書素練而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措大之窮

眞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此論南田翁眞先得我心

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邢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丰姿麤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必踏蓮花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艷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於藐姑之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貫道師巨然筆力雄厚但過於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秀潤之筆化其縱橫然正未易言也

天眞爛漫是吾師即此意也

語極微妙

黃鶴山樵秋山蕭寺本生平所見此爲第一畫紅樹最穠麗而古澹之色黯然在紙墨外眞無言之師因用其法

高逸一種葢欲脫盡縱横習氣澹然天眞所謂無意爲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橅仿去之愈遠

倪高士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此語最微然可與知者道也

兩家各擅勝場自立門戶

古今畫樹當以李營邱爲第一

梅花庵主與一峯老人同學董巨然吳尚沉鬱黃貴蕭散兩家神趣不同而各盡其妙

余畫樹喜作高柯古幹愛其昂霄之姿含霜激風挺立不懼可以況君子惟營邱能得此意當以瓣香奉之

寒林昔推營邱華原得古勁蒼寒之致曾見營邱雪山畫樹多作俯枝勢則劍拔弩張筆則印泥畫沙此圖師其意而少變其法似於古人畧

杜老云元
氣淋漓障

有合處與知者鑒之

戊申春予渡錢唐游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夭矯離奇霜皮雪幹閱數百千年因嘆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山翁之寫報國松也

北苑畫正峯能使山氣欲動青天中風雨變化

猶濕惟北苑畫庶足當之巨然畫境如此所由與北苑齊名痴翁蕭散之妙斯可

氣韻藏于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於尺幅中雷轟電激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日不知其所以然也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仝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之後有馬文璧也

子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

想其神趣也

不可學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雅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六如畫格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為之一變全用渲染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床下

畫有逸宕之趣乃為眞士氣不必以精工見長也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墟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極渾古然別有逸宕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高尙書墨戲全從米老脫胎非後人所能及



董宗伯極稱高尙書大姚村圖王石谷又稱夜山圖得烟雲變滅之狀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漱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董雲閒頗宗其說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爲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塡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啞然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

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于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爲獨絶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雲間之說非至論也

平允之論諒思翁亦當心折

子久天池浮巒春山聚秀諸圖其皴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促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

凝翁筆墨有九轉丹成之妙眞仙品也

右丞畫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何嘗不與泰岱秦松並傳千古耶

傷董文敏所謂烟雲供養以至于壽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

泰岱秦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盍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邪

錫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邪

精微之理探索不盡

後世畫家無郭公之小心精密而徒學其譎宕奇妙烏得不入魔道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譎宕奇妙至以眞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者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

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佻之者其形脫畧而不固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疏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筆墨攢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相别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米氏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鑣亦猶王氏羲獻

此中同異深識者自

能解之

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雍門琴引云須坐聽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潔清殊有側目愁口科頭箕踞之態因念皇皇鹿鹿終日駸駸馬足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趙文敏云逸筆草草乃得眞趣子久亦同此用意

元人妙處眞不可思議惟南田翁得其神趣耳

子久神情於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於不經意處作腠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甝虪覓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秘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飛花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盼光彩四射觀者神驚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迂翁逸筆純乎天機非可拘筆墨畦徑求也

天眞簡淡元人勝境

雲西筆意靜淨眞逸品也山谷論文云盖世聰明驚彩絕豔離卻靜淨二語便墮短長縱橫習氣澹翁論文吾以評畫

迂老幽澹之筆余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尚不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故出筆便如哀絃急管聲情並

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點染穠麗
俗習以供時目然傳模既久將爲濫觴余故亟
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
色余凡見管夫人畫竹三四本皆清夐絕塵近
從吳門見邵僧彌臨本亦畧得意趣猶有仲姬
之風焉半園唐孝廉所藏烏目山人臨管夫人
竹窩圖卷最爲超逸駸駸乎駕仲姬而上僧彌

何能不如獨詣此即迂老過人處

高尚書畫法原本米

小巫耳
元時名家無不宗北苑矣迂老崛强故作荆關
欲立異以傲諸公耳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參造化之權使眞
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此種境界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其能自立門戶頡頏黃倪
蓋得力于北苑者深也
米家畫法至房山而始備觀其墨華游戲脫盡

老其品詣居四家右

南田翁寫生真得造化生氣

畦徑果非時人所能夢見

昔滕昌祐常於所居多種竹石杞菊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並擬諸生余亦將灌花南田玩樂茗草抽毫研色以吟春風信造化之在我矣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輩皆不能及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

寫生家日研弄脂粉搴花探蕊致有綺靡習氣

雲林於簡淡中包含奇趣其妙不可思議

豈若董巨長皴大點墨雨淋漓呑吐造物之爲快乎劍門樵客以此傲南田宜也

雲林畫天眞澹簡一木一石自有千巖萬壑之趣今人遂以一木一石求雲林幾失雲林矣

宋時人物衣摺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高士圖倜儻有出塵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豳風圖畧同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

此中通變妙契元微

子圖玩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種用色古淡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澹庵宋元册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亦妙本也劉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煙霧眞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後用汁綠開細葉極鮮麗郭河陽行旅圖石谷已

煙有如許妙理各極其致營邱翁不能獨有千古矣

樵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此景樵李營邱寒林曉烟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霧與烟不同畫烟與雲不同霏微迷漫烟之態也疏密掩映烟之趣也空洞沉冥烟之色也或沉或浮若聚若散烟之意也覆水如纊橫山如練烟之狀也得其理者庶幾解之五峯創意新鮮可稱獨步

香山翁云北苑秃鋒余甚畏之既而雄雞對舞

余向藏香山翁臨倪黃小卷筆意靜逸氣味幽雅脫盡雄勁之習蓋由神奇而造乎淡矣

雙瞳正照如有所入陳姚最有言躡方跡之足易標圓行之步難雖言游刃理解終迷以此語語作家茫然不知也香山翁蓋于北苑三折肱矣但用筆全爲雄勁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猶是仲由高冠長劍初見夫子氣象

庚戌夏六月同虞山王子石谷從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憩吾谷乘輿遂登劍門劍門虞山最奇勝處也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亙中

天然圖畫非復人間機杼

余謂石谷畫早年爲上中年次之晚年斯

陡削勢下絶若劒截狀闢一牖如可通他徑者因號爲劒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劒門絶壁之下各爲圖記之寫游時所見大畧如此

梅花庵主學北苑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夐然自拔此本所橅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真後來居上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

下矣惜傳世者多晚年之作終不免作家習氣爲可厭耳

逸品畫正可於此想其風趣也

變而至于登峯翻引荆楊兩公以爲合古雖不妨上壤增高而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十二幀其作樹渲染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眞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法行于荒落草率意行于欲赴未赴瓊華玉巒烟樓水樹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天然圖畫惟深識者方能賞之

癡翁制勝處正非學力所能到

泛舟北郭外觀平岡一帶高林紅葉彩翠百狀烟光霞氣相照映如錦屏與武林靈隱虞山劍門同一天孫機也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烟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非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臻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觀其運思纏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浩焉寥焉渺焉塵滓

雪景當代惟耕煙翁可稱登峯造極

盡矣靈變極矣一峯邪石谷邪對之將移我情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甯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爲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斟酌于六如晞古之閒又變而爲精純爲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大備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并傳猶犨麋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石谷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閶解后能使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攖驪龍而探夜光眞快事也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

石谷畫雲真無美不備可稱獨步

樹林籬落人烟樓閣水村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盈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北苑霧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蕩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在吳門見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

房山渴筆皴擦非功夫到神化時不能有此境界

坡疊石爲之全用渴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積墨皴染極細潤極荒寒石谷畧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黯然若數百年物也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子峭壁飛泉長卷石谷言曩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園亭含毫構思橅入册中眞所謂雲峯石迹迴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

此畫中㝡高品也淺學焉能夢見

亦鬼神通之者邪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木相錯波濤連綿境極曠蕩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于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余兩人相賞磬快可無絕絃之慨若待後世有子

叔明秋山蕭寺本眞能集古人之大成允稱獨步

寫空煙能如此造微

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噱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沉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即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崖先生稱翰林氷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觀石谷寫空烟眞能脫去町畦妙奪化權變態

入妙直與造化同功

要眇不可知已此從眞相中盤鬱而出非由于毫端不關乎心手正杜詩所謂眞宰上訴天應泣者

石谷摹倣山樵可稱無美不臻

烏目山人石谷子所製江山圖卷余從婁東寓齋晩玩累日觀其畫法全師山樵瀟湘圖遺意而石谷擬議神明通于造化凡巖嵐泉壑樹木雲烟橋梁村舍樓閣道路行旅舟楫大抵畧備變態盡于是矣至于墨華外暈游賞無窮蓋嘗

三折肱于山樵而得其靈祕要如昔人稱鍾元常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何多讓焉昔人最重渲染此卷視他本尤工筆墨之外別有一種靈氣氤氲紙上黯澹沉深若數百年物也今之操觚者如林觀此殆無下筆處亦王山人與龔子有徇知之合流連賞音故不覺墨花飛舞與龔子詩篇相映發乃山川靈氣發越太盡他日渡江而西幸善護持勿使蛟龍知此奇

此中微妙須細心參透方有入路

賓

筆墨簡潔處用意最微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尤爲慘澹此惟懸解能得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眞有出藍之美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此圖即雲林淸秘閣也香光居士題云倪迂畫若散緩而神趣油然見之不覺繞屋狂叫觀石谷所橅幼霞標致可想也觀石谷山

功夫至此山樵已無餘藴

人樵王叔明谿山長卷全法董巨觀其崇巖大嶺奔灘巨壑嵐霧杳冥深松間之叢篁烟莽掩映樓閣帶以橋梁石淙亂流近可捫酌山村籬落澗道廻紆或雲壁萬仞上不見頂或青泥百盤下迷山麓如身在萬山中聞猿啼豹嗥松風瀵瀑之聲恍若塵區之外別有一世界靈境奔會使人神襟湛然游賞無窮不出案乘閒而得清暉澹忘之娛郤笑謝客當年鑿山開道爲多

知已睽違古今同慨

余所見宋畫縱橫雄獷者多故知董巨之

事也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于十年間相要同聚山中三月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歎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渾古則有弊焉師長捨短觀王

不可及也

迂翁生平冣自負者惟師林圖以爲非王蒙輩所能夢見諒非過自矜誇也

山人所圖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

師林圖爲迂翁最奇逸高澹之作予未得見也今見石谷此意不求甚似而師林緬然可思眞坐游于千載之上與迂翁別峯相見也石谷古人哉

深林積翠中置谿館爲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鬱目作五色欲墜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游于此間掇拾青

山樵本領於此可見

翠招手白雲正不必窺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類張顛草書沉著之至仍歸飄渺予從法外得其遺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陶徵士云饑來驅我去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春雨扃門大是無策聊于子久門庭乞一瓣香東坡謂饑時展看還能飽人恐未必然也

冷趣荒荒
元人妙境

此中天趣
正難捉摸

風雨江干隨筆零亂飄渺天倪往往于此中出沒

竹樹交參巖岫盤紆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輙復擱筆

細雨梅花發春風在樹頭鑒者于豪墨零亂處思之

三山半落青天外秋霽晨起得此覺滿紙驚秋

銅檠燃炬放筆爲此直欲喚醒古人

古人名蹟遲速各極其妙故善鑒者論工拙不論遲速也

畫境能如此着想可稱脫盡塵俗氣

昔黄公望畫富春山卷深自矜貴携行篋歷數年而後成頃來山中坐鏡清樓洒墨立就曾無停思工乃貴遲拙何取速筆先之機深媿于古人矣

湖中半是芙蕖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雨後無纖埃月光湛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泠風行天水閒即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于游船燈火笙管

南田翁如此立論宜其無美不臻超然塵表

謳歌徒攪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游神所在以喧籟付之而已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余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籓籬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觀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美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染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

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邪

闕仝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橅殊爲畦逕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暑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余游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游寫此以志昔者

余藏王右丞雪圖長卷筆極精細魄力極雄厚展讀之下其一種寒凝凌競之意眞能令人起粟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覺隨筆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毛詩北風圖其畫雪之濫觴邪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尙留人間然亦似曹弗興龍頭未易窺見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甯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谿觀銅山雪色以道甯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白石翁藏關仝眞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夐乎尚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幀倘所謂未陟其險先仰其高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飄騰谷雲遮藏湍瀨得之松聲雲影圖也

西谿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谿茭蘆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烟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縱觀魚

精誠所契上通古人捉筆時米老倪黃如在上下左右一

鳥有濠梁之樂眞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吾嘗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思或得之
精神寂寞之表徂春高館晝夢徘徊風雨一交
墨華再亂將與古人同室而溯游不必上有千
載也子純天機泊然會當忘言洞此新賞
翌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
春水初漸春氣尚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
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癡翁一生筆墨惟秋山富春兩卷爲藝林絶品

子久浮巒暖翠則太繁沙磧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秘極淋漓飄渺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畧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于繁簡畦徑之閒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

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閒以高米凡雲林叔

讀此論癡翁富春圖之神妙仿佛於几席間遇之

明仲圭諸法畧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雄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傳疊石重臺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橅本畧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姑射仙人眞面目使凡塵頓盡也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

臨古人名蹟總要能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方不爲畦徑所囿如徒泥形似終無入路石谷臨一圖卽有一

自在最後爲笪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有彈丸脫手之勢婁東王奉常聞而嘆之屬石谷再摹余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君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靈氣故信筆取之不滯于思不失于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蹤先匠何止下眞蹟一等子友陽羨三梧閒潘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迹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

圖進境眞
國初以來
第一人也

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
無憂刼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吳冏卿昵好曾以千
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還之火後乃從吳氏更
索殘本足成恒自誇詡一峯富春眞蹟已殘惟
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
虞山王子石谷過毘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
從陽羨借周氏橅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郤

後一載石谷適携客歲所臨卷與余同游陽羨因得見周氏摹本其筆墨真如小兒塗雅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覩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真自欺欺人者耳且大書卷尾自謂癡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癡翁處有癡翁不及處真醯雞斥鷃蠡井窺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如此筆墨貽笑大方

吳問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

天下賞鑒家如皆冏吳冏卿之癖嗜後世幾無遺跡矣可嘆可嘆

眞迹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彌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眞迹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還臥內其從子吳靜安疾趨焚所起紅爐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却作平沙禿鋒爲之極蒼莽之致平沙盡寫富春江口出錢唐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石

桃源圖須如此傳寫方能境界靈異脫盡塵俗蹊徑

谷渡錢唐抵富春江上嚴灘一觀癡翁眞本更屬石谷補平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飄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鑿鴻濛破荒忽游於無何有之鄉然後豁洞桃花通于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眞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闢境運毫妙出匪夷賦色之工

南田翁如此立論眞不愧與花傳神

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畫秋海棠不難于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于矯拔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于是製圖竊比宋玉之賦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故寫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圍其花青黑西王

毋以食穆王今之墨桃其遺意云

水墨興於唐人所以唐時最貴水墨以墨有五彩惟慧眼能辨之視塗紅抹綠絢爛爲快者不可同年語矣

趙吳興有花谿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仿者毋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舊觀未見新趣允裘屬予寫游魚因兼用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他日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

神化之跡必神化之筆寫之方能得其眞趣

學者當細心體味方有入路

也

洪谷子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壘苑稱化工靈氣難以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斟酌作此洗盡時人畦徑眞能知四面之意者方可與觀此圖

壬子秋余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谿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

有超然塵外之概非筆墨蹊徑之所得而拘也

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一時凡意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如枯枝迎風蕭聊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眞意者非邪

惜園游心繪事且十年餘矣其宗尚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賞南田惲子案乘問所置吟賞大

洞悉源流言皆中肯自無歧趨之誤

都南田筆墨也閒嘗與余議論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圖之意甚近于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于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既盡古趣亦忘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余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冊見投因

南田翁山水秀逸之趣爲六大家中第一其立論精妙平日之功力深邃概可想見謂當時以山水讓石谷恐未必然批

爲斟酌于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閒別開徑路沉深墨采潤以烟雲根干宋以通其變導于元以致其幽徵于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之而仰鑽先匠洞貫秘塗庶幾洗刷頹靡一變還雅恐雲閒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賞心共游斯趣耳

元人有古樹慈鴉白石翁有摹本蒼勁簡逸如蟲書鴻爪捨筏遺筌非時史所知也

趙文敏筆墨高華工麗神韻靜逸爲元代之冠

趙承旨畫落花游魚圖題云溶溶綠水濃如染風送落花春幾多頭白歸來舊池館閒看魚泳自漚波延祐七年三月六日春霽溪光可人乘興作落花游魚圖就賦詩其上殊有清思耳此幀已歸廣陵王氏不復可得癸丑予客西泠往來湖濱蘋灘荻港綠隄花岸可以濯雪塵襟馳盪藻思每當風日暄和碧水澄明游魚可數輒憶文敏所圖悠然自樂因彷彿爲之并賦落花

子畏畫梅眞洗盡鉛華超然塵表

石谷小景最能引人入勝

戲魚之曲以當樂府田田茄下之歌云

乙卯春觀傳翁先生所藏唐解元梅花眞有楊補之遺意其自題古風超逸淸宕視彼雕繪爲工者不啻天淵與梅花寒姿瘦骨相映偶在北堂對臨元人墨梅因憶六如詩句依韻和之戲題呈教聊供拊掌吟對梅花足消煩暑

烏目山人畫遠水蒼茫葭蘆釣艇出沒樫柳盡亞如聞風聲

潔菴圖以南田翁妙筆寫之可稱曲盡其趣

潔菴圖爲潔菴高士唐先生畫并佐綵庭之觴潔菴先生以潔名菴名其所不能名而以發其隱約寓其深思諦視斯境一草一樹一邱一壑皆潔菴靈想之所獨闢總非人間所有其意象在六合之表榮落在四時之外將以尻輪神馬御泠風以游無窮眞所謂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垢粃糠綽約冰雪時俗齷齪又何能知潔菴游心之所哉

石谷子畫古松乃金陵六朝遺影枝如虬龍翠微聞拂拂疑有聲如風濤奔激瑟瑟盈耳可聽泠然靜深又若古桐鳴而萬壑寂也

此幅在東皋池上醉後塗抹殘荷離披蘆草交橫畧得寒汀寂寞之致

已造元人妙境

亂石鳴泉倣王孟端非黃鶴山樵也其皴擦渲點相似而又有間矣如海裂井斷不可淆俟明眼者辨取

此中異同惟深識者方能辨之

逸品之畫
最難得其
神趣

徐幼文筆致秀聳有逸趣在雲西丹邱之間石谷擬議神明直是後來居上

江上居士向於商邱宋氏見荆溪清逸圖眞得蕭疎遠淡之趣予曾見其臨本偶爾握管未必有稍分應處也

石谷畫出宋入元筆思渾古觀其畫山渲染墨法沈厚卽此可見獅王搏象之全力也

凡畫花卉須極生動之致向背欹正烘日迎風

至理名言
一空塵障

挹露各盡其變但覺清芬拂拂從紙間寫出乃佳耳

今秋無月惟九月十四夜千里無纖雲最爲皎潔與石谷子對月吟賞甚相娛樂覺此時玉峯園池爲吾所獨有支公買山而隱笑爲多事坡翁云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眞名語也

徐熙墨花畧施丹粉而意態自足此意非時俗所可知也

此圖境界以南田翁秀逸之筆寫之自然引人入勝

壬子秋予在荆溪時山雨初霽谿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暗柳斜谿蒼茫樓曲近水緣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烟將升萬影既寂衆籟俱作于此流連令人思致清岩正不必西谿南嶽之顛涯方稱幽絕耳因為圖記之

秋冬之際殊難為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盪我煩

幽淡二字爲雲林獨

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
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予寤寐羹牆十
載於茲頃見石谷所橅殆如一峯再來也
昔白石翁每作雲林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
過矣又過矣董宗伯稱子久畫未能斷縱橫習
氣惟於迂也無間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
猶不爲同魯所許癡翁與雲林方駕尚不免于
縱橫故知胸次習氣未盡其于幽澹兩言覯面

絶之詣癡翁尚不免縱橫況石田乎

精微之理曲中人情

千里江上翁抗情絶俗有雲林之風與王山人相對忘言靈襟瀟遠長宵秉燭興至抽毫輒與雲林神合其天趣飛翔洗脫畫習可以睨癡翁傲白石無論時史矣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

作家畫貴有士氣士大夫畫貴無作氣作家無作氣固難士大夫秀其本色然恐人以規矩繩之彊爲枯雄健舉不知已入作氣而時俗輒以

此中神妙惟深識者方能賞之本非俗人所能領會也

賞鑒之難古今同慨



爲工不落畦徑不束古法全遺形似爛然天眞翻以爲拙如文敏此冊是已文敏所不可及正在時俗所謂拙處乃見其眞非眞拙也時俗謂之拙耳余曾從石谷行笈中借觀因携至荆溪往返閱月欲求一具眼者了不可得與江上御史嘆息久之此冊余於同治戊辰年得於大梁宋氏今藏於蕭齋中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芥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難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

神化之境惟南田翁得此眞趣

天然神趣正非學力所能到

澹忘之表深秋池館晝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卧游一室如南華眞人化蝶時也

墨菊畧用劉完庵法與白陽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

唐解元墨花游戲如虢國夫人馬上淡妝以天趣勝耶

以雲西筆法寫雲林清閟閣意不爲高巖大壑

畫境如此其登峯矣乎

而風梧烟篠如攬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學癡翁須從董巨用思以蕭灑之筆發蒼渾之氣游趣天眞復追茂古斯爲得意此圖擬富春大嶺殊未愜于心手豈能便合古人

吾友有雲林喬柯修竹大幀余家藏高士小山竹樹小景兩圖皆雲林妙本冬夜在鳴老梅花樓戲用兩圖筆意爲此似有一種天趣飛翔恨

此中神妙寂難傳寫

不令迂老見我也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此圖江天空濶林莽蕭森庶幾咫尺千里之勢初擬巨然乃近貫道然貫道且不易何敢輒望巨公

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象若此用米元暉語題方壺烟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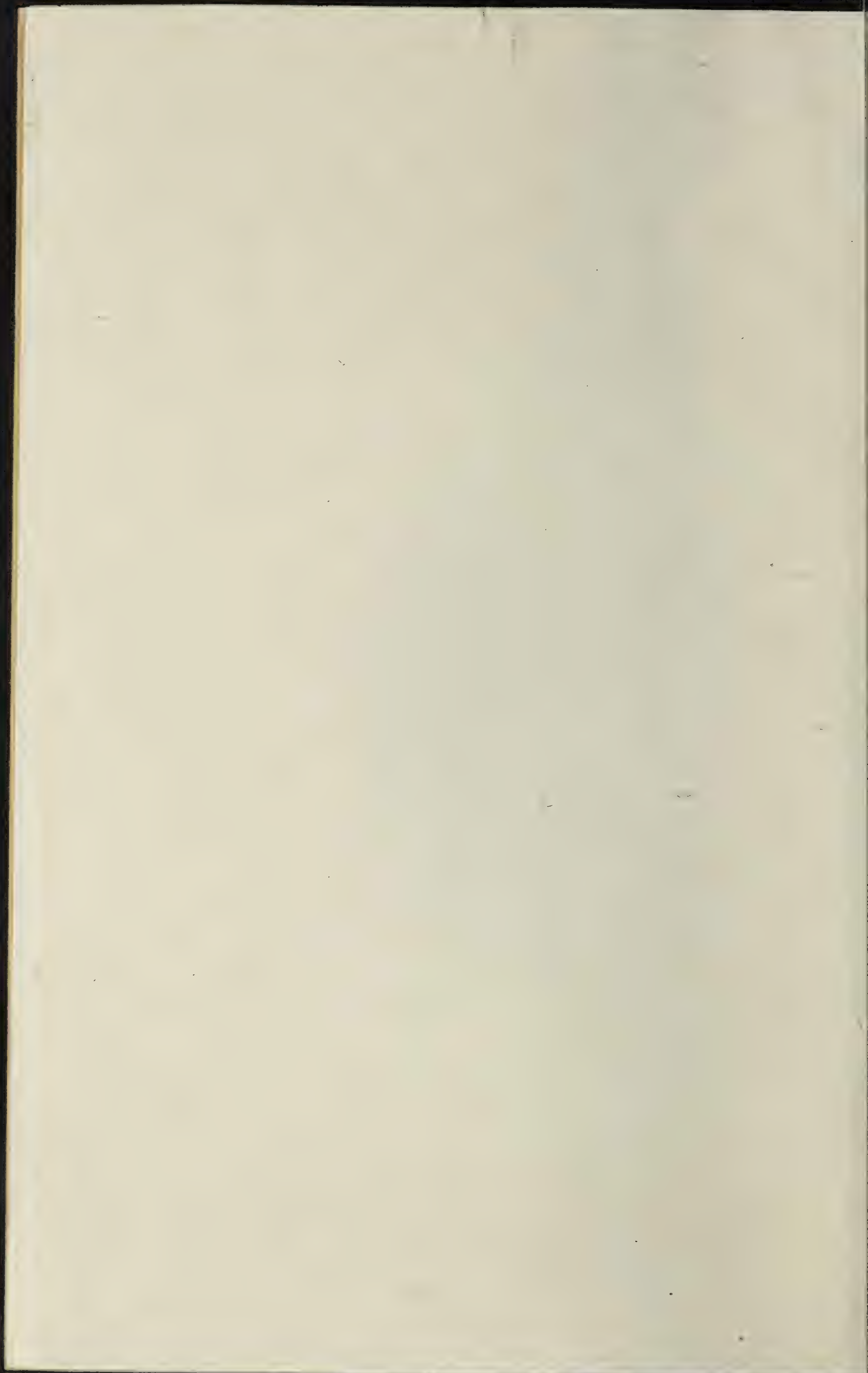
谿山行旅摹北苑半幅圖文待詔云人閒無北苑畫止家藏半幅即谿山行旅圖也此幀後歸

董文敏乙卯十月在蕪城客舍背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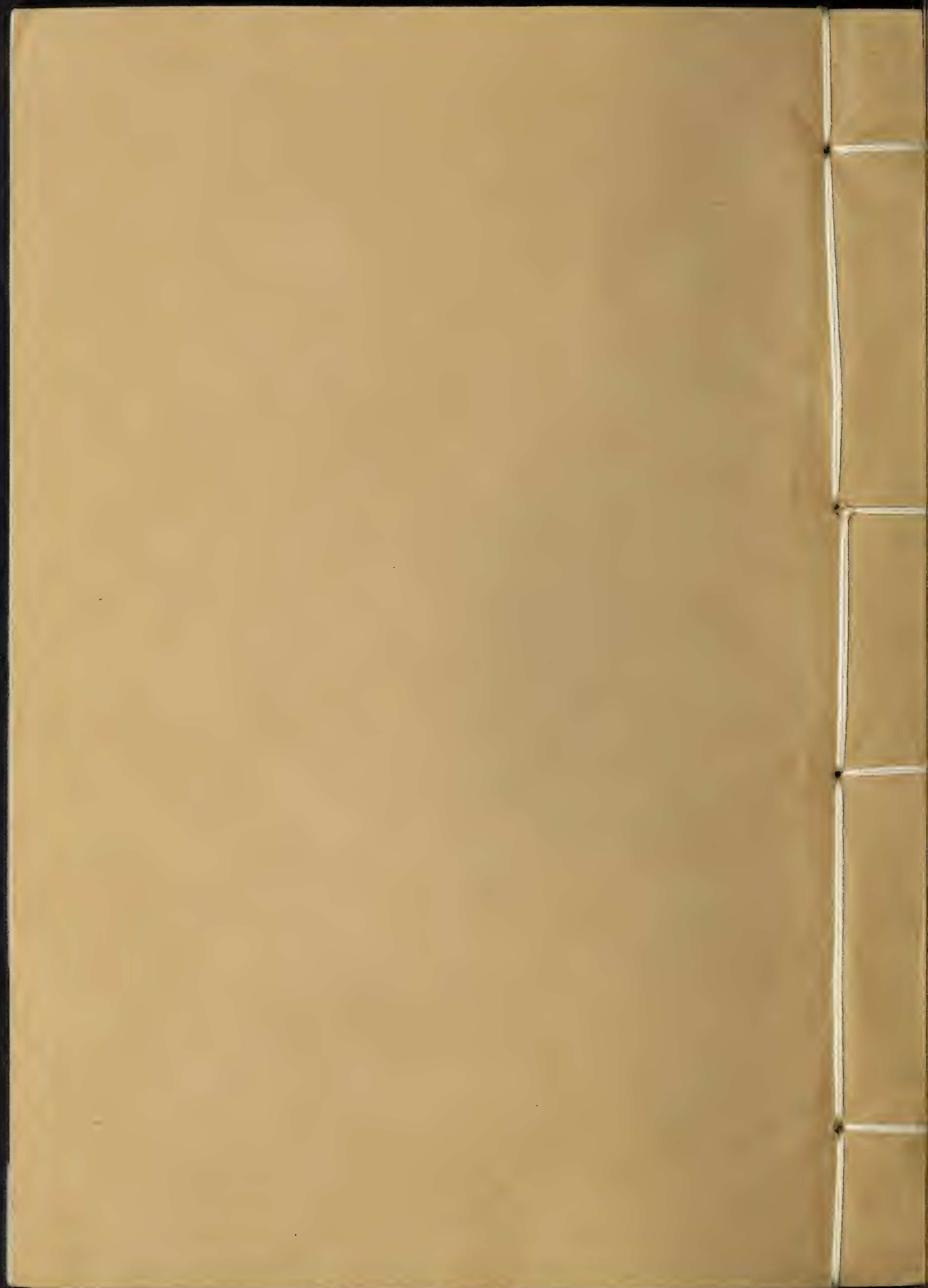
乙卯余客湖濱綠隄花岸蒲灘荻港于此流連
戲作斯圖畧得宋人劉宋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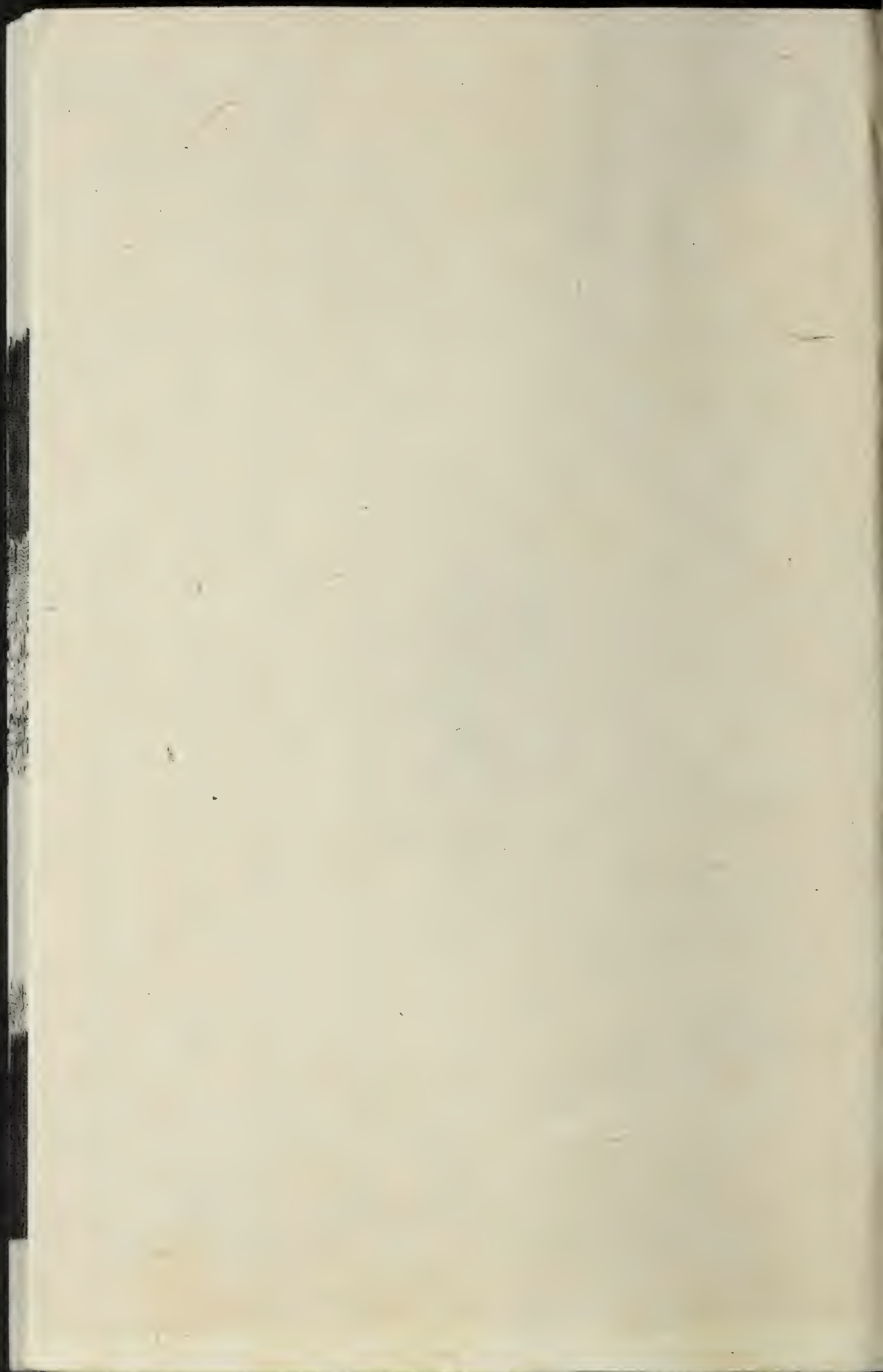
# 畫學心印卷五

男鳳墀
姪鳳璪仝校字









忘庵功力堪與前代周服卿並駕以視南田翁機趣橫溢韻致翩翩則遠不逮矣

# 畫學心印

卷六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甌香館畫跋　惲格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閒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

當時寫生王惲並稱余向見其跡王作近於板滯不可與南田翁同日語也

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畧研思于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肥豔骨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後

全是化工靈氣盤礴鬱積無筆墨痕足令古人歌笑出地

曾見陳章侯臨宋人九芝圖多作棘刺昔賢必

有所本芝草不生于甘泉銅池與箑蒲蓂莢同稱瑞物而於榛莽頑石之閒製圖有深思焉其感慨可知已

嘗見王晉卿貽東坡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有以遺我毋多費我絹也東坡乃以澄心堂紙李承宴墨書黃州大醉中作黃泥坂詞并跋二百餘言以遺之夫王晉卿因東坡遭貶謫其交深矣然愛

此爲深於閱歷之言古今同慨

其書不可得猶以縑素易之因知筆墨贈貽不能獨厚知己在昔已然非自今也南田生與石谷子結契且廿年篋中未嘗蓄盈尺小幅而尋常面交長綃巨幀纍纍也前年曾取藏墨易石谷畫扇一面又石谷所慨然者未知澄心紙上書黃泥坂詞何時得效坡翁故事耳

清泉白石與吾周旋可以樂而忘老

東坡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未有以畫

用筆用墨之妙須細心領取

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詩云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飄緲形緣具扶疎態自完蓮風盡顚倒杏雨半摧殘獨有狂居士求爲墨牡丹兼書平子賦歸向雪堂看可知墨華起于北宋然尹白之名不甚著何邪

淸夜獨依曲木牀著短袖衫子看月色在梧桐篁篠間薄雲掩過之微風到竹衣上影動此時

古人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畫山水亦然

令人情思清宕紛慮暫忘人生魚魚鹿鹿好景娛間一歲不過八九日耳偶然得之不應復以後來之日長而當面錯過也重九後三日燈下書并以勸石谷

寫生先歛浮氣待意思靜專然後落筆方能洗脫塵俗發新趣也

石谷不喜予寫生嘗對孫承公云正叔研精卉草日求其趣其于烟雲山水之機疎矣予初不

寫生與山
水其功力
正不相同

石谷擷取
各家之長

以爲然已而思寫生與畫山水用筆則一蹊徑不同久于花葉手腕必弱一花一葉豈能通千巖萬壑之趣乎石谷終歲未嘗于寫生著意然閒一爲之必有過人處葢其得力于山水者深筆精墨靈而其餘不可勝用也石谷進我殆幾于水仙之移人情哉

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范華原始盡其法烏目山人此幀畫樹師營邱沙汀石骨用李晞古

彙諸筆端故非諸家所能及

石谷畫柳最擅勝場

筆趣清潤兼六如居士蓋所謂脫盡縱橫習氣非强事點染者所能彷彿也

此東園生游戲塗抹自取笑樂者也覽者多以爲似石谷又謂似子晋更指某筆似某某筆似某墨華眩惑不復可辨豈世無離婁邪抑宣尼有若遂竟不可分别邪因衆語聚訟乃自題以證麐鹿之誤并與石谷子晋同發一笑

烏目山人畫柳盡態極妍古所未有空對銷魂

之圖正乏之銷魂之句放筆滋愧
河淸可俟人壽幾何對此垂絲能無慨歎然烈
士壯心其能已乎昔人于此不禁唾壺之缺矣
歌成呼酒自罰十白
烟柳蘆汀賦象荒落其得之濠上邪
三種菊爲半園叟士所圖時與唐長公斟酌沒
骨畫法祖述宋人規矩兼師造化逸趣飛翔庶
幾洗脫時徑適婁東公衡王子一見亟賞之輒

寫生惟徐氏沒骨法爲古今第一

觀此知南田翁之寫

效米顛據舷故事良士有是快友割愛相贈雪夜秉燭屬壽平重題以志一時勝會云

北宋徐熙寫生多以澹墨爲之略施丹粉而意態自足蓋其靈氣在筆墨之外也

詩思亂隨靑草發酒腸還似洞庭寬董雲閒曾以此語作小景絕奇余復效之知吾陸君於此興亦不減也

蔬果最不易作甚似則近俗不似則離惟能通

生眞空前
絶後

設色濃淡
須要得宜
然非心手
熟習悉心
研究不易
窺其祕妙

筆外之意隨筆點染生動有韻斯免二障矣

觀王山人爲子鶴寫山居圖用筆如閒雲在霄卷舒自在墨華零亂一點一拂皆有異趣自雲間董宗伯已來未有發其祕者

前人用色有極沉厚者有極澹逸者其創製損益出奇無方不執定法大抵穠麗之過則風神不爽氣韻索然矣惟能澹逸而不入於輕浮沉厚而不流爲鬱滯傳染愈新光暉愈古乃爲極

致石谷於設色法廿年靜悟始窺祕妙每為余
言如此因記之
衡山墨桂深得趙承旨風韻洗脫纖塵天趣泠
然足稱墨林仙品
寒柯藂竹小山激湍宛有塵外風致
隨筆點刷荒率處似曹雲西整密處似李晞古
然昔人神趣非鑽仰可到
余最愛倪高士秋林竹石秋堂獨坐蕉雨梧風

此種筆趣惟元人最擅勝場

致有爽氣偶得此幅研墨乘興立就得意呼毫如驚風驟雨勢不可止觀者灑然即此以盡雲林而雲林盡此矣

學元人小景蕭散曠澹竹石亂泉不作叢莽冗雜清韻自足

此種筆趣元時有趙善長陳秋水明初有王孟端徐幼文皆黃鶴山樵一路元末最盛不下十餘家即陸天游郭天錫亦相近葢此種與郭河

高尚書雲山米老後無能出其右者



陽畫法似分道而馳然此得人爲多大抵高曠宕逸之士都由此入

秋夜每與王先生立池上清話久之暗睹梧影輒大叫曰好墨葉好墨葉酒酣戲爲點墨如張顛濡髮時也

有誰能作房山畫坐使烟雲笑世人讀此語欲令人擱筆

高尚書與方壺外史皆得法于南宮墨戲而變

化各有不同

梅花庵主云墨戲之作葢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繪畫之流大有寥廓甞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此眞知畫者也仲圭醉心逃禪老人開千古未開之眼即古稱花光石室亦未肯輕許至于時俗所宗可毋置論

庚申九月下榻紅鵞館主人出示王忘庵墨花

南田翁筆墨逸趣飛翔引人入勝正難與忘庵作同日語也

長卷縱横排奡精悍逼人因爲秉燭賦色似于忘庵筆墨之外别有蹊逕猶如唱東坡赤壁詞不可無楊柳岸曉風殘月之歌也惟主人鑒賞之

陳待詔樵王叔明亦有致畫雲用細勾太刻畫耳

待詔寫生雖極工整猶有士氣與世俗所尚大有徑庭然視白石白陽隨筆點染得生動之趣

大家手筆

又隔一塵矣

隨意涉趣不必古人有此然雲西丹邱直向毫端出入

觀王廉州大幀深得北苑瀟湘圖意水天空濶處一派平沙尤見筆力也

今人動稱潤筆不知此語自隋時已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

論極平允

以潤筆偶讀至此不覺失笑曰天下鄭譯之慈孫何其多乎

承公孫子嘗與余論董文敏書云思翁筆力本弱資制未高究以學勝孫與親近年多知之深好之深矣其論與予合非過謬文敏秀絕故弱秀不掩弱限于資地故上石輒不得佳孫子謂其不足在是其高超亦在是何也昔人往往以已所不足求進服習既久研鍊益貫必至偏重

眞深於甘苦之言非得此中三昧者不能有此見解也

所謂純任自然方臻妙境

所謂矯枉者過其正也書家習氣皆于此生習氣者即用力之過不能適補其本分之不足而轉增其氣力之有餘而涵養未至陶鑄琢磨之功不足以勝之是以藝成習亦隨之或至純任習氣而無書者惟文敏用力之久如痔者飲藥令舉體充悅光澤而已不爲騰溢故甯恒見不足毋使有餘其自許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此眞千古名言亦一生甘苦之至言可與知者道也

胸無塵滓
案有名牋
乘興落墨
定是佳構

隨筆點花葉須令意致極幽明窗淨几風日和潤不對俗客庭有時花秀草毫墨絹素悅人意興到抽毫含丹吮粉羅青積黛分條布葉之間必有瀟灑可觀者

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岡疊石峻嶒下臨清池磵路盤紆上多高槐檉柳檜柏虬枝挺然迥出林表繞隄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

神妙之跡必得神妙之筆寫之方能傳其神趣

使人悠然有濠濮閒趣
自南軒過豔雪亭渡紅橋而北傍橫岡循磵道山麓盡處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爲湛華樓與隔水迴廊相望此一園最勝地也
壬戌之秋曾於虎林獲覩海門圖洞心駭目驚湍激風排山倒岳對峙石壁峭立上爲遠岸沙路微茫深曲可入奔濤觸石盤渦谷轉以至輕波細溜於一筆間能分淺深眞神妙之迹觀其

倣雲林畫須如此着想

畫水法蓋見規模董仲翔當時無與敵者王山人縮本能盡其妙置之几案間當如嘉陵江畫壁夜聞水聲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若纖毫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亂石鳴泉樵王孟端非王叔明也其皴擦渲點氣韻神逸非明眼不能辨秋宵秉燭薄醉抽毫與賞音相參證也

河南北海風韻最爲超絕

元人妙處純乎如此所由化宋人刻畫之跡而卓絕千古也

宋四家書皆出魯公而米海岳又兼以河南北海故丰采獨絕也

高逸一派如蟲書鳥迹無意爲佳所謂脫塵境而與天游不可以筆墨畦徑觀也

王山人此圖極似趙善長張伯雨絕無一筆是一峯梅沙彌也而王山人自題如此豈蘇長公所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邪倪石谷異日觀此當發大噱

松雪翁畫純從北苑得來故足居四家之右

春夜秉燭對酒觀烏目王山人製圖灑墨如風雨時子惠弄三弦清歌繞梁令人驚魂動魄如此勝會他時念此不易得也

夏木垂陰松雪臨本真能不失董源神韻曾見雲間董宗伯摹入冊中堪與吳興並驅予戲屬王山人作此復變兩文敏法獨宗古勁可謂出藍

青綠山水近代擅長惟十洲仇氏今稱石谷王

設色一道學者當細心參之

子余觀其靑綠設色亦數變眞從靜悟得之當在十洲之上

仲長統昌言云淸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獨立高步畫品當作此想

俗人論畫皆以設色爲易豈知渲染極難畫至著色如入鑪鞲重加煅煉火候稍差前功盡棄三折肱知爲良醫畫道亦如是矣

泛舟鄧尉看梅半月而返興甚高逸歸時乃作

看花圖

江山阻濶別久會稀寤寐心期千里無間春風楊柳青雀煙帆室邇人遐空懸夢想李先生披圖攬趣時當從一毫端與叔子別峯相見爾

癡翁陡壑密林昔在婁東王奉常家癡翁妙跡與夏山浮嵐聲價相埒吾友石谷子橅本最佳余此幀畧有出入

惟能洗盡縱橫習氣

方壺用米海嶽墨戲隨意破頷天趣飛翔洗盡

逸品之所以超乎神品上也學者當深味乎此言

南田翁以極似爲妙所由高出陳陸之上

縱橫習氣故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也

碧山春谿晷近趙大年江郎賦中所謂春草碧色春水緑波也

曾見白陽包山寫生皆以不似爲妙余則不然惟能極似乃稱與花傳神

石谷畫松之次夕北郭諸友携酒相樂石谷連浮數十觴玉山將頹余亦霑醉興酣狂吟諧謔閒作翦燭索長綃屬余點墨因掃一石以贈千

向見雲林有此圖筆墨靜逸生趣油然惟南田翁庶幾近之

此畫中㝡高品也非

秋馳毫如風墨花磊磊從空而墜圖成戲石谷曰此醉星石也鑿取媧皇一片光氣欲令眞宰妬我他時客館索寞用以貫酒何如

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用幼霞筆寫少陵句多見其不知量矣艮士他時展紙今日秋夜篝燈賞心燕語一種情況忽忽在目此圖或爲索居之一助也

畫家塵俗蹊徑盡爲掃除獨有荒寒一境眞元

絢爛之極不能到此

沒骨花爲徐氏獨創之格脫盡筆墨蹊徑洵爲古今第一

人神髓所謂士氣逸品不入俗目惟識眞者方能賞之

寫生家以沒骨花爲最勝自僧繇創製山水灼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機杼所能仿彿北宋徐氏斟酌古法定宗僧繇全用五彩傳染而成一時黃筌父子皆爲俯首

老樹荒谿茅齋宴坐似無懷氏之民

墨花至石田六如眞洗脫塵畦游於象外覺造

純是性靈
天趣脫盡
筆墨蹊徑

化在指腕間非抹綠塗紅者所可概論也

老松危厓淙淙瀑泉人間有此境否

宋人有艷雪圖元人有雙清圖皆稱神品筆墨奇逸氣韻清妍眞如乘雲御風以游于塵壒之外殆非時史所能擬議也此幀合兩圖意趣成之正當澡刷靈襟洗發新賞

元人園亭小景只用樹石坡池隨意點置以亭臺籬徑映帶曲折天趣蕭閒使人游賞無盡

功夫到神化時逸筆草草始能有此境界

幼霞有獅子林清閟閣王叔明爲顧仲瑛畫玉山草堂曹知白有西林禪室皆稱墨林神品吾友石谷此圖當與古人後先標映並垂永久

石谷子小景十種雜仿宋元諸家得之篝燈夜坐興到隨意點墨天趣飛翔脫盡刻畫畦徑所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一樹一石生氣自足正不必索古人于千載以上也此冊久置奚囊臨行出以贈臣辰先生不遇賞音牙嶽不發

逸品之畫所謂多着一點便俗此種境界最不易到

兩君相遇之歡眞墨苑風流勝事適余同客婁東展玩良久因題

陸天游曹雲西渲澹之色不復著筆其苔法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墨光俱出眞化境也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顚涯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

逸品之畫眞不可以繁簡工拙論也

畫中平遠當以大年

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淸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
宋元冊中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
吳道子半日之力勝思訓百日之功皆以逸氣
勝故也
闗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
坐賓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嫵媚有餘精

爲宗

思翁以逸宕之筆隨意寫成粉本具天趣與尋常作更是不同奉常翁得其傳授此

妍畫平遠之宗工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于清潤此吳興

一生宗尚如是足稱大雅

婁東王奉常烟客自髫時便游娛繪事乃祖文

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爲臨摹粉本凡

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

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

畧處別有一種貴秀逸宕之韻不可掩者且體

婁東派之所出開也

寫生一道必一一得其神趣方是工於寫生手

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吾友唐子匹士與予皆研思山水寫生而匹士于蒲塘菡萏游魚萍影尤得神趣此圖成呼予游賞因借懸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濯魄水壺遂忘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紅塗綠者所能窺見

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靈趣靄然索玩無盡密

風趣自佳

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歸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覺王晉卿猶傷刻畫

予少時見畫梅沙彌輙畏之此正時俗謬習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橅本如睹司隷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石谷臨大年谿牧圖下爲平岡樹單用墨筆作榦欹曲葉仰刷橫作綠綠甚密下有流水一童卧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蘆水惟作寒

雅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余言宋元千金冊中曾見此本

觀其崖瀨奔會林麓隱伏寂焉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行法外軼宕之致盡矣當巒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谿而王山人已隔牖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契默成眞足鼓舞天倪資其霞舉尚哉斯圖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

十洲青綠爲有明一代之冠趙松雪後一人而已

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黨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劈渲澹點置村屋谿樹落想輙異眞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宅日二瞻見之定爲叫絕也

仇實父因過竹院詩意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兼採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

青綠必要淡中見厚方不板滯石谷晚年頗有作家習氣

桃源仙景必如此筆墨寫之方能傳其神妙

仇實父澹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設色得陰陽向背之理惟吾友石谷子可稱擅場蓋損益古法參之造化而洞鏡精微三百年來無是也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彝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于林皐白雲冉冉下墜卽之不可得見觀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爛落

花繽紛烟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
其眞宇宙美迹眞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
于研席間始知劉子驥輩眞凡夫耳

南田籬下月季較它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
媚不欲使夫容獨霸霜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
于零秋戲爲留照

東坡于月下畫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葢得其意
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秃管戲拈一兩枝生

坡翁畫竹全得造化之妙宜文湖州之傾

倒也

此中微妙正索解人不得

趣萬狀靈氣百變

朱闌白雪夜香浮郎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于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雲林通乎南宮此眞寂寞之境再著一點便俗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石齒出轉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蕩堅潔

天然妙景
惟南田翁
墨妙庶足
傳其神

秋夜烟光山腰如帶幽篁古槎相間谿流激波又澹澹之所謂伊人于此盤游渺若雲漢雖欲不思鳥得而不思

半壑松風一灘流水白雲度嶺而不散山勢接天而未止別有日月問是何世倘能置身其中可以逍遙自樂仿彼巢由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舠出斷橋載荷

如此景界惟繪圖記事方爲合格正非詩之所能盡也

花香氣隨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時月影天光與游船燈火上下千影同聚一水而歌弦鼓吹與梵唄風籟之聲翕然并作目勞于見色耳疲于接聲聽覽既異煩襟滌雪眞若御風淸泠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尚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善吟顧予爲我歌今夕余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游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夜泛詩

即此可想見南田翁胸次瀟洒不染塵氛此中微妙眞脫盡筆墨蹊徑

可也

千頃琅玕三間草屋吾意中所有顧與賞心共之

春烟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既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駕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

昔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紅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戚里其畫松葉多半折離披

讀此令人蕭然意遠

有雪後凝寒意韻致生動作家習氣洗然暇日偶與半園先生泛舟于邗溝淮水之間因爲說此圖先生即呼奩取扇屬余追倣之意象相近而神趣或遠矣先生家有馬公眞本當試正所不遠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涉趣無盡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冷然神遠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錮之

精微之理耐人尋味

慧心人自能領會之

妙契微茫

藏山于山藏川于川藏天下于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畫貴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邪遠邪

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董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荒遠之色人不能知更兼之以雲林雲西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聽之滿堂

天籟

寫此雲山綿邈代致相思筆端縹紛皆清淚也

董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靑靑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令人超然世外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如先生故以爲壽　壽徐前輩

惟洽元人筆能得其趣

挂箭射筒通竿無節此圖近之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平遠數筆烟波萬狀所謂愈簡愈難

長河曉行得此景迷漫烟霧何必米山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北郭水亭蓮花滿地坐卧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頽筆畧爲伸紙遂多逸趣也

竹蕭澹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

梅道人生平得力全在於此

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蓋不得而窺焉孫子峭于庸衆而和于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偃仰塵墟往往口吟激歌薇之聲殆將以此爲西嶺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鄰也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沉厚董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橅癡翁陡壑密林不爲清潤工整之態意象荒

向見思翁小冊一幀

二米衣鉢惟高尚書得之眞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荒古趣洞目所乏高韻耳

高尚書夜山圖眞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不易學昔元鎭嘗題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癡翁之奇逸猶不爲元鎭所許況時流哉

鷗波老人清江釣艇趙千里晴巒聳翠此幀兼用其法與賞心者相參證也

思翁善寫寒林最得靈秀勁逸之致自言得之

枯樹六七枝各極其態山石坡陀寥寥數筆一種古淡天然之趣後賢千皴萬擦所不能到

語皆精鍊風調自佳

篆籀飛白妙合神解非時史所知

余所見雲林十餘本最愛唐氏高柯修竹圖爲有勁氣此作竹石略似之樹若再學雲林未免邯鄲之笑

瓊樓艷雪絳樹珠衣邢尹聯茵虢秦同輦眞人閒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剪綵未工春風不借嫣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南田翁超然塵外品詣自高

余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豔玩樂秋容資我吟嘯庶幾自比于滕華道隱之間有萬象在旁意對此忘饑可以無悶矣

黃鶴山樵遠宗摩詰近師文敏參以董源故足與倪黃方駕

荒寒之韻當細心領取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道甯然古勁之氣有餘而荒寒之韻不逮矣余此意即橅右丞不落宋人規矩

先生畫會見一幀古淡天然脫盡畫家習氣

余三十後便知筆墨自謂差勝古人奈資質鈍劣又遭離亂風塵奔走歲月如馳今年過五十迄以無成

伯敬先生畫宗逸品絕似冷元人一派筆致清逸有雲西天游之風眞能脫落町畦超於象外長蘅孟陽微有習氣皆不及也

伯敬自稱晚知居士言晚年方知筆墨而深自喜幸故云晚知筆墨精微造化所秘本未易知操觚之士終身從事於此而不知其要妙者皆是也伯敬葢得之於詩從荒寒一境悟入所以落筆輒有會心今人侈口而談筆墨思伯敬晚

撫膺自問仍茫乎未有得也畫道之難如此可慨可慨

知之旨能無愧邪

庾征西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誚吳道子不服張僧繇攬其迹曰浪得名耳已而或歎以謂伯英再生或坐卧其下三日不忍去始知能不服人者乃能深服人者也

聚歛蔬品凡廿餘種大都江南村落畦圃閒物將欲訪雞蘇龍鶴之苗裔討諸葛元修之姓氏固有所不暇何況碧澥瑯菜崑邱之蘋焉從問

之雖然茲當歲旱野無青草誦蕨萁海米之詩心傷歎矣淒其漣如彼江南村圃之閒徒有此色安能飽此味邪圖成玩繹殆忘人閒有芻豢之悅口矣題以自警并告同志

於陵仲子漢陰丈人抱甕灌園晦跡當代於是有灌畦翁抱甕子菜根居士之儔轉相慕尚託於老圃以自名高風逸韻未嘗不流傳人閒嘗試譔硯沼以為雨露和丹黃以為風日滿紙暄

妍如笑如舞覺指腕閒化工非遠正未知含毫驟墨便可當操觚負盎否

戲用巨然墨葉法作青芬圖深於山水者能通寫生之意斯言信夫

拳石翠篠畧近元人風致賞音者鑑之

曾見宋人畫冊中有此景秀逸可愛管仲姬輩所自出也

景極幽秀以枯淡之筆寫之令人愛玩不置

仿王孟端雙松小山畧得山樵高逸之致與知

者鑑之

作畫當師造化故稱天閒萬馬

龍山夜泊蓬窓翦燭得此時同舟諸子方打馬
喧呼無一盼者

二月春寒瓦爐烘硯小冊雜擬宋元諸名家紙
新墨滯未盡其趣然筆先之意亦不落時人畦
徑也與知者鑑之

惠崇江南春卷秀潤之筆臻爲神境此景能寫

米氏神妙處最難領取

魄力恣肆

荒落畫柳即宗其法援琴坐對當使江湖相忘

米敷文有瀟湘圖雲氣飄渺發人浩蕩奇逸之懷余正未能得其神趣

臨一峯老人小景筆致蕭散浮嵐之一變也

梅花庵主筆力有巨靈斧劈華嶽之勢非今人所能夢見也

王叔明山居圖在毘陵唐孝廉家蒼渾沉古眞有董巨遺意

用僧繇沒骨法寫大年平遠更覺神彩生動超然塵表

子純莊子偶得十洲清溪橫笛圖愛其景物清曠恨不置身其閒乃屬鈕子碩孺為之寫照其谿山樹石則命余補圖余亦謂莊子風神清澈非斯圖不足以置莊子遂欣然捉筆挹其風流殊勝采石江邊乘月謫仙人也

石谷子以僧繇法寫大年平遠彩翠絢翕鬬境晶靈畫家變體頗得奇狀

人莫不願子弟富貴矣梅花夜月篝火熒熒伊

唔之聲殘更未息以課其子其子必有成也余讀知還最勉之章期以調羹許以淩雲庶幾不虛所願哉因為作牡丹圖為他時富貴之兆云

菊以黃為尚而紫次之故月令獨稱黃華亦猶牡丹之有姚魏也九日不見菊圖此補之

昔右軍初學衛夫人書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八分於是楷法為千古之宗張長史觀古鐘鼎科斗篆而草聖不媿右軍父

書畫同一關紐

古來畫家能集大成者惟石谷一人宜爲諸家心折

子黃涪翁云學書須熟觀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畫理亦然余自交石谷子畫凡數變初猶未能飛騫絕迹也後盤游江南北諸收藏家一時名迹觀覽無遺而其學大進自五代南北宋以至元明諸家筆法從古相爲枘鑿無能會合者至石谷乃悉羅而致之毫端如握大將兵符驅使材官羽騎佽飛之士奔走恐後從此縱橫肆恣左宜右有又如蛟龍之乘風雲

觀此知石田翁筆墨未脫粗豪習氣

而上天而變化遂不可測矣

范華原小幀人間僅存妙跡昔在婁東今歸泰興縱廣不過數寸耳而囊藏巖壑有千里之勢曾見石田翁拓爲大幀盈丈蔚然可觀盡其勢幾不容於縑素但過雄勁似有縱橫餘習未若王郎橅本爲沖和自在也

曾見文湖州寒林竹石卷宋思陵題曰暮靄橫看黃山谷大書於後而王叔明作脩竹遠山亦

畫至脫化譜格方能縱筆所至自得天趣有超乎筆墨之外者不可拘蹊徑求也

稱湖州此卷筆力不在郭熙之下石谷嘗言三十年前見之至今猶往來於懷因用其法畫寒林筆致軒軒健舉而水石布置兼用李唐益石谷能鼓舞天機游於象外前人蹊轍不足以限之故動與神會若有一物膺礙不能至矣嗟乎豈獨繪事然哉黃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啟南得其雄渾劉完庵董文敏得其秀逸先香山鄒臣虎亦各得癡翁之一體餘子碌碌大都

畫虎刻鵠而癡翁墨精汨於塵滓矣婁東王奉常闡發前規倡導來學虞山王子接迹而起洞貫秘途使一峯老人重開生面眞墨林之勝事也

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余最愛此二語石谷此圖畫石壁倒拔松勢突兀垂枝拂地似與二語合也

青綠設色至趙吳興而一變洗宋人刻畫之迹

青綠設色至趙文敏眞空前絕後雖大年伯駒亦不能不稍遜一籌

運以沉深出之妍雅穠麗得中靈氣洞目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眞後學無言之師也石谷子廿年靜悟始於秘妙處爽然心開獨契神會觀其渲染直欲令古人歌笑出地三百年來所未有也此卷全宗趙法盡趙已兼衆美擬議神明不能舍趙而他之矣

黃山谷觀湖州晚靄橫看卷言瀟灑大似摩詰工夫不減關仝余曾與石谷見湖州小幀寫竹

青綠設色於淺淡中更能饒穠厚之致惟趙吳興獨擅勝場

石數筆極超與山谷所云畧不相似

青綠重色爲穠厚易爲淺淡難爲淺澹矣而愈見穠厚爲尤難維趙吳興洗脫宋人刻畫之迹運以虛和出之妍雅穠纖得中靈氣惝恍愈淺淡愈見穠厚所謂絢爛之極仍歸自然畫法之一變也石谷子研求廿餘年每從風雨晦明萬象出沒之際爽然神解深入古人三昧此百年來所未有也

兩家宗旨不同而各極其妙

董文敏云畫欲暗不欲明石谷云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兩家宗旨不同能互相發明否敢質之奉常先生

元時惟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趙吳興每遇房山輒題作勝語若讓服不置者近代賞鑒家或不爲然此繇未見房山眞跡耳董文敏得尚書大姚邨圖觀其筆力驚絕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石谷王子亦稱夜山圖雲烟變滅神氣

高尚書筆墨神化概可想見



生動得從尺幅想其風規漱其芳潤猶可以陶鑄羣賢超乘而上

石谷嘗自言學子久畫得力於婁東二王先生先生數十年游娛繪墨其一點一拂皆從癡翁神韻中來如探泉源斟酌不窮石谷與兩先生講正最久擬議神明故有得意忘言之妙洗發靈趣洞貫秘塗與先生賞心娛樂不足為外人道也

此中微妙
豈鈍根人
所能領會

秋山岑然收潦水清令人神氣欲斂覺慘澹經營都無是處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造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愈似所以愈離可與言此者鮮矣

草草游行頗得自在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而意則南田不讓也

竈突不烟時燒樹根向窓櫺微陽借筆遺興昔

天眞簡淡是雲林一生得力處



人云饑時展看還能飽人又不知寒時展看還能代綈袍否

殘葉亂泉境極荒遠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即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卧游筆墨神契遺象忘言當自得之

有超然塵外之致

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爲崇山疊嶺沉厚鬱密惟作松杉篁篠淺沙迴瀨禽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

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曲終人不見化作彩雲飛非筆墨之所可求也

趙大年柳鴉蘆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孫給諫家家香山曾擬之

茂林下坐蒼茫之間殊有所思也

雲霧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烟蒲危橋隱隱眞

所謂能工遠勢者

紫栗一尋青芙萬朶二語作畫最勝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薉與

童山同讀其詩悠然想見種豆南山氣象雖欲

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

何矣

冷元人一派往往同此蹊徑

作畫先要講求骨格

吳都賦云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欑矗森萃蓊茸蕭瑟檀欒蟬蜎玉潤碧鮮梢雲無以逾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雛擾其閒玩此藻麗形容竹趣窮妍盡美即文湖州之圖偃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一絲塵垢便無下筆處古

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求同不似處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

香山翁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千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是有所以為逸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功夫到神化時自超乎骨格之外如天馬行空不可控勒也

非意在筆先神遊象外者不足與參斯旨

石田翁人品之高於此圖概可想見

昔唐解元贈石田翁小卷作水村平遠深柳漁梁菰蒲曲岸竹樹㝡深處柴門臨溪彷彿有詠歌絃琴之聲出於草堂烟翠間與時禽水鳥相爲應和盎寫白石翁高逸處也其畫柳師趙大年坡石骨法宗李晞古筆墨之外有高逸神韻石谷子曾倣此意爲筲在辛御史作長卷余爲題詠甚暢此卷微有異同皆生平合作鑒者珍之

樹石能脫去形迹自臻神化

畫梅寫照須如此筆墨

向見耕煙倣米老巨幀氣勢雄

方方壺畫樹石全不似樹畧得其景象耳畫石亦然然余猶拘於形似未能盡忘法度也見者以爲何如

逃禪老人畫梅脫盡甜熟畦徑霜枝鐵榦玉面鼠鬚寄情寂寞之濱高蛻風塵之表正非凡筆所能擬議

米襄陽墨戲一正千古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吳生習氣盡唐人畫法至宋乃暢

遠變化離奇以北苑爲骨故非諸家所能及

石谷深得巨然神趣

南田翁設色之妙在三趙規格之外

米家父子又一變耳石谷子深得墨戲三昧故於米家雲山煥若神明洗盡時人畦徑

巨公神氣沈鬱蒼然有太古之風時史倣學未易涉其涯涘吾友石谷子殆藝游而至者乎觀此圖葢無前後之殊矣

設色淡冶氣韻沈深樓閣不爲界畫益饒古趣兼伯駒鷗波之勝極人間奇麗之觀余因製仙山圖曲贊嘆希有

用筆用墨
石谷可稱
登峰造極

此中神理
今古同情

烏目山人倣北苑萬山烟靄巒壑鬱密林木深杳有雲迷霧合猿啼豹嘷之致其行筆鬱勃鋒勢墨光淋漓一片化工靈氣無迹象可尋米南宮腕有羲之鬼石谷能起董源於指下昔人云恨我不見古人又恨古人不見我覗天下畫家者流何啻相去萬里

元人有雲西貞居皆工竹石與雲林爲冠冕此景略似雲西不能爲迂翁也

畫家須萃諸家之長方能造微入妙

學古人須得古人之

淡園叟中韻士能賦詩善書尤精於繪事游履所至輙濡筆爲圖清潤秀拔名流莫不推挹石谷子尤絶賞之因寫此爲贈昔黃鶴山樵有修竹遠山徐幼文有谿山琴趣皆稱逸品是卷兼擷兩家之勝天機飛舞一點一拂都是化工靈氣使人玩索不窮澹園得此所詣必進而益上行且爲之詠鄭虔三絶矣

東園生曰學晞古似晞古而晞古不必傳學晞

神徒泥形迹者終爲門外傖夫

前代畫家學李晞古者以唐子畏爲第一

畫柳之妙最難領取

古不必似晞古而眞晞古乃傳也虎頭三毫益其所無神傳之謂乎石谷此圖神明於法度殆如光弼將子儀軍旌旗變色使六如先生而在正當發猶龍之慨今天下之爲晞古者其知愧夫

畫柳得勢然昔人猶戞戞難之宋元諸家尤多變體不相蹈襲而畫法屢變益奇可謂極妍盡態矣惠崇大年時出新意此圖倣之

皴染不到處雖古人至此束手矣

一峯老人爲勝國諸賢之冠後惟沈啟南得其蒼渾董雲間得其秀潤時俗搖筆輒引癡翁大諦刻鵠之類癡翁墨精沮于塵滓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董文敏云唐以前無寒林自李營邱郭河陽始盡其法雖虬枝鹿角槎枒紛拏而挈裘振領條理具在

思翁畫寒林最擅勝場即從營邱河陽風韻中得來

畫境如此無美不臻

有筆有墨謂之畫有韻有趣謂之筆墨瀟灑風流謂之韻盡變窮奇謂之趣

蕙叢初齊芍藥將放忘憂度隙坐靜嘯東軒偶得此册洗滌硯塵抽毫解衣運思游娛成十二幀聊寫我胸中蕭寥不平之氣攬者當於象外賞之勿使牙徽絕絃也

寫生家於此等處最

虞美人此卉之極麗者其花有光有態有韻綽約便娟因風拂舞乍低乍揚若語若笑予見作

難摹其神韻南田翁能於形似之外得之眞絕詣也

者能工矣輒不能似似矣輒不能佳益色光態韻在形似之外故得之者鮮也此種姸色余甚畏之携至吳門山齋新凉快人始爲拈筆未識於色光態韻畧有得否

山莊早春昔惠崇郭熙皆有早春圖稱爲人間名迹烏目山人此卷雖宗輞川畧兼惠崇遺法嵐容樹色雲影川光一點一拂皆帶早春風氣至於設色之巧極爲淺淡愈淺淡而愈見沉深

設色神化
生趣百出
功夫至此
登峰造極

見其沈深而不知以空靈澹蕩出之也若用色
渲染一入穠厚則非早春景色惟澹極而沈深
葢能運其神氣於人所不見之地其經營苦心
至此無餘憾矣
松風嵐翠設色古淡不爲濃麗而氣韻自足此
趙吳興神境也
石腳平橋秋林紅葉離披有致一徑穿林而上
古岸相接遠樹迷離鎖斷烟村畧得遠勢荻蘆

如此畫境
㝡不易到

平灘泊一漁舟愈見閒冷

設色最沖淡而沈深浮氣盡歛不爲絢爛此成風妙手非時史所知

曉山欲雨李營邱學右丞一格與他本迥別石谷此景於象外會其神趣眞古人之再見也

松壑聽泉石谷學李晞古法晞古闊境靈險發筆得峭爽勁逸之氣時俗學倣大都畫肉遺骨使驊騮氣盡願借斯圖一是正之

記秋山圖始末

董文敏嘗稱生平所見黃一峯墨妙在人間者惟潤州修羽張氏所藏秋山圖爲第一非浮嵐夏山諸圖堪爲伯仲間以語婁東王奉常烟客謂君研精繪事以癡老爲宗然不可不見秋山圖也奉嘗戄然向宗伯乞書爲介并載幣以行抵潤州先以書幣往比至門閴然雖廣廈深閉而廳事惟塵土雞鶩糞草幾滿側足趦趄奉常

讀此癡翁秋山圖之神妙已可想見

大詫心語是豈藏一峯名迹家邪已聞主人重門啟鑰僮僕掃除肅衣冠揖奉常張樂治具備賓主之禮乃出一峯秋山圖眎奉常一展視間駭心洞目其圖乃用青緑設色寫叢林紅葉翕赧如火研硃點之甚奇麗上起正峯純是翠黛用房山橫點積成白雲籠其下雲以粉汁澹之彩翠爛然村墟籬落平沙叢雜小橋相映帶邱壑靈奇筆墨渾厚賦色麗而神古視向所見諸

奉常翁愛畫深情形容盡致



名本皆在下風始信宗伯絕嘆非過奉常既見此圖觀樂忘聲當食忘味神色無主明日停舟使客說主人願以金幣相易惟所欲主人啞然笑曰吾所愛豈可得哉不獲已而眈眈若是其惟蹔假携行李往都下歸時見還時奉常氣甚豪謂終當有之竟謝去於是奉常已抵京師亡何出使南還道京口重過其家閽人拒勿納矣問主人對以他往固請前圖一過目使三反不

奉常好古如此宜其筆墨之超絕當代也

可重門扃鑰糞草積地如故奉常徘徊淹久而去奉常公事畢晝夜念此圖乃復詣董宗伯定畫宗伯云微獨斯圖之爲美也如石田雨夜止宿及自壽圖眞續苑奇觀當再見之於是復作札與奉常乃走使持書裝橐金尅期而遣之誠之日不得畫毋歸見我使往奉書爲款曲乞圖語峻勿就必欲得者持雨夜止宿自壽圖去使逡巡歸報奉常知終不可致歎悵而已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奉常好古情深令人

虞山石谷王郎者與王奉常稱筆墨交奉常諮論古今名跡王郎爲述沙磧富春諸圖云云奉常勿愛也呼石谷君知秋山圖耶因爲備述此圖蓋奉常當時寓目閒如鑑洞形毛髮不隔閡所說恍如懸一圖于人目前其時董宗伯棄世久藏圖之家已更三世奉常亦閱滄桑且五十年未知此圖存否何如與王郎相對嘆息已石谷將之維揚奉常云能一訪秋山否以手札屬

傾倒

好事家往往有此豪舉

石谷石谷携書往來吳閶開對客言之客索書觀奉常語奇之立袖書言於貴戚王長安氏王氏果欲得之並命客渡江物色之於是張之孫某悉取所藏彝鼎法書并持一峯秋山圖來王氏大悅延置上座出家姬合樂享之盡獲張氏彝鼎法書以千金為壽一時羣稱秋山妙跡已歸王氏王氏挾圖趨金閶遣使招婁東二王公來會時石谷先至便詣貴戚揖未畢大笑樂曰

聽聲隨影大都如此

情景逼眞

秋山圖已在槖中立呼侍史於座取圖觀之展未半貴戚與諸食客皆覘視石谷辭色謂當狂呌驚絕比圖窮惝怳若有所未快貴戚心動指圖謂石谷曰得毋有疑石谷唯唯曰信神物何疑須與傳王奉常來奉常舟中先呼石谷與語驚問王氏已得秋山乎石谷詭曰未也奉常曰贋邪曰是亦一峯也曰得矣何詭爲曰昔者先生所說歷歷不忘今否否焉覩所謂秋山哉雖

文筆夷猶岩漾令人一讀一擊節

然願先生勿遽語王氏以所疑也奉常既見貴戚展圖奉常辭色一如王郎氣索彊爲嘆羨貴戚愈益疑又頃王元照郡伯亦至大呼秋山圖來披指靈妙纚纚不絕口戲謂王氏非厚福不能得奇寶於是王氏釋然安之嗟夫奉常曩所觀者豈夢邪神物變化邪抑尚埋藏邪或有龜玉之毀邪其家無他本人間無流傳天下事顛錯不可知以爲昔奉常捐千金而不得今貴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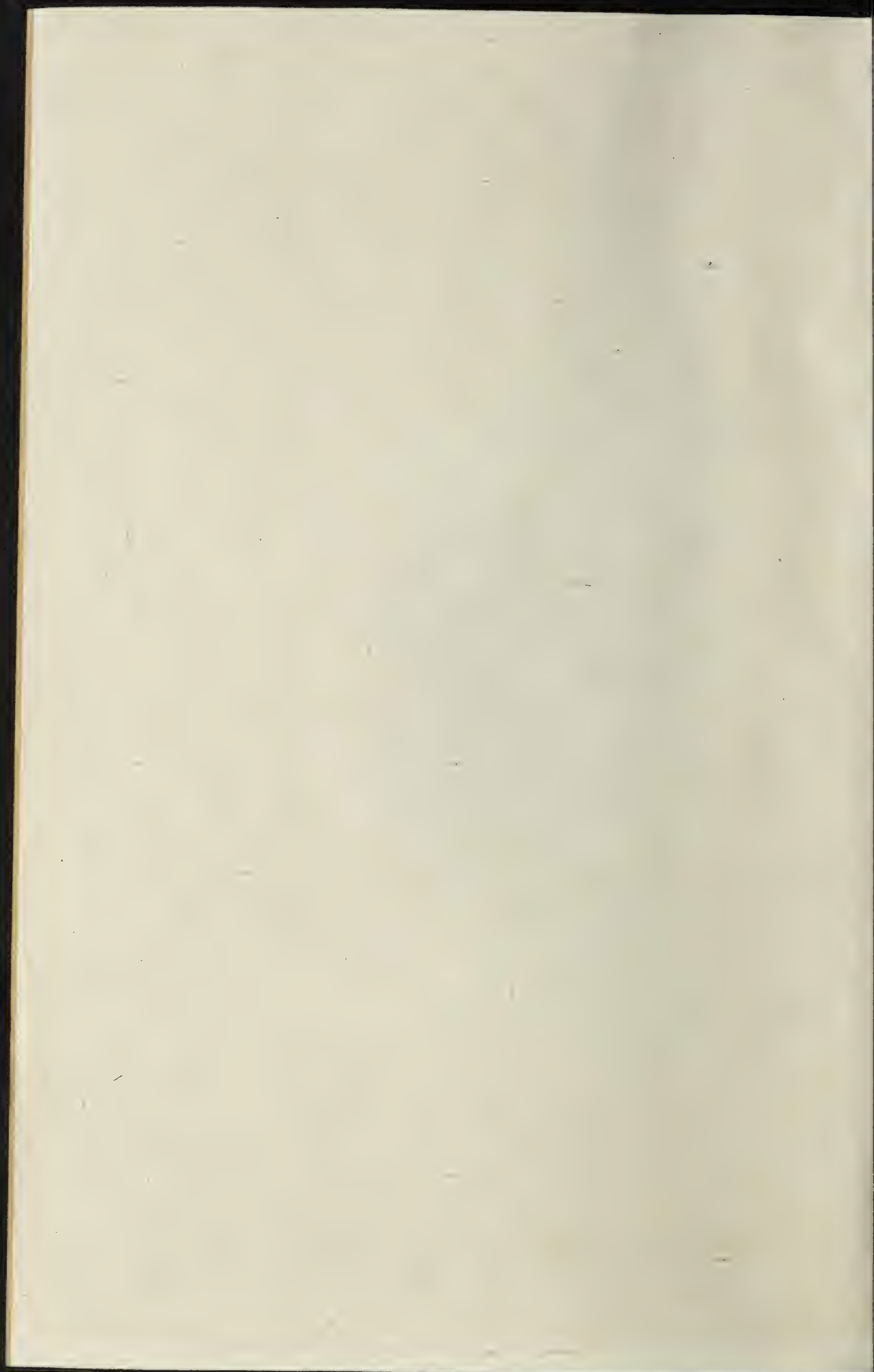
好事家藏弆名蹟比比皆是豈獨一王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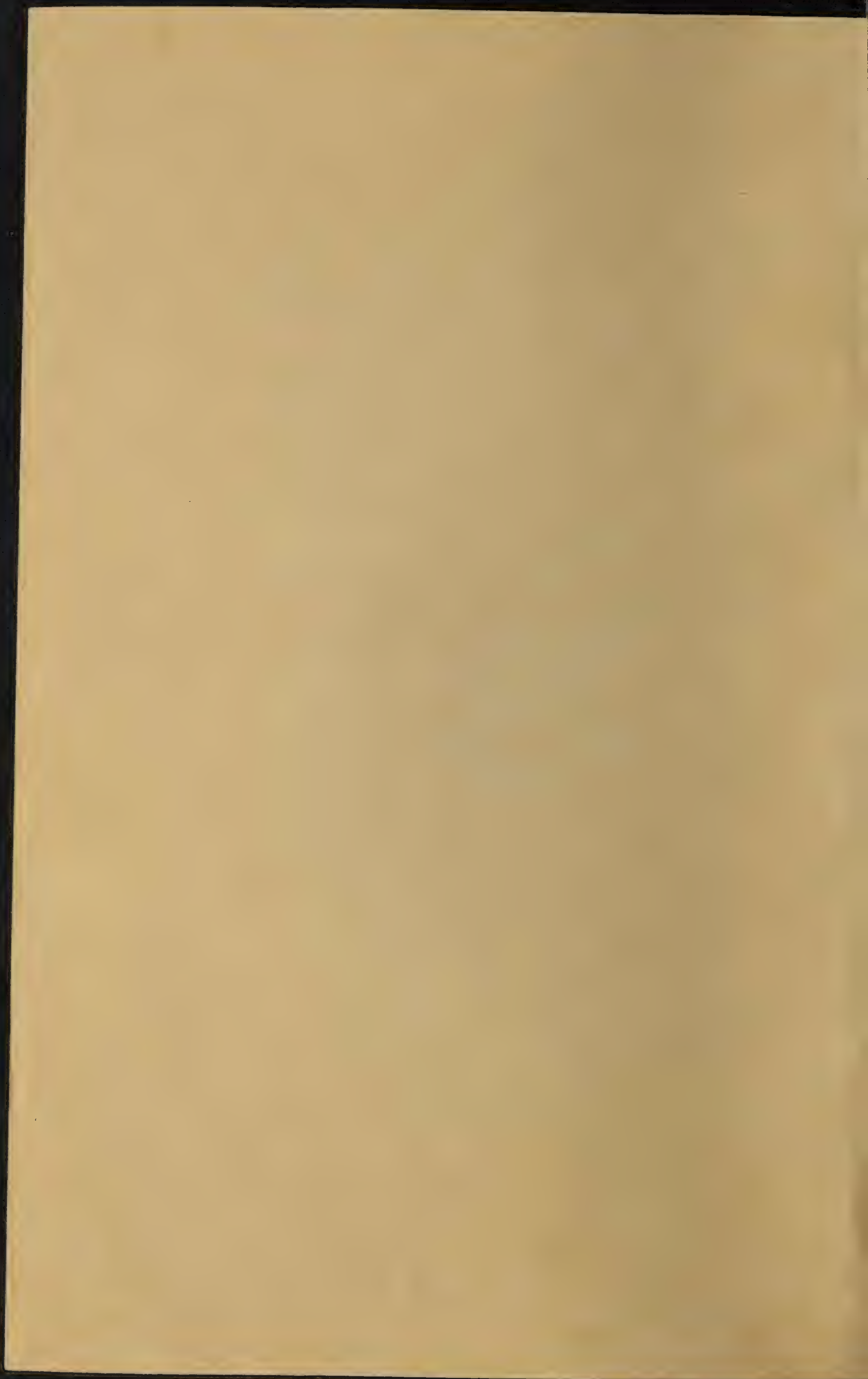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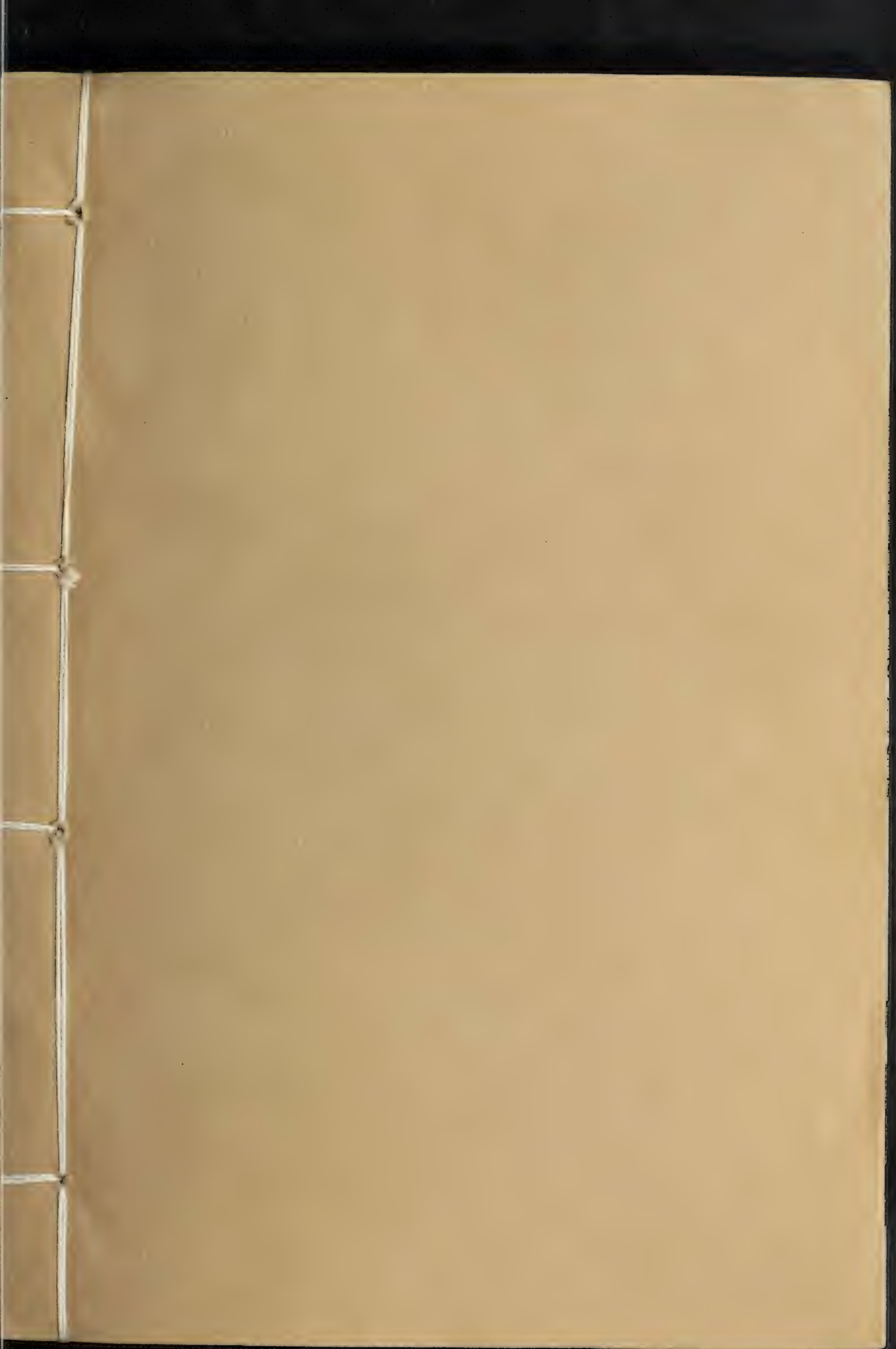
一彈指而取之可怪已豈知既得之而復有淆訛舛誤而王氏諸人至今不寤不亦更可怪邪王郎爲予述此且訂異日同訪秋山眞本或當有如蕭翼之遇辨才者南田壽平燈下書與王山人發笑

畫學心印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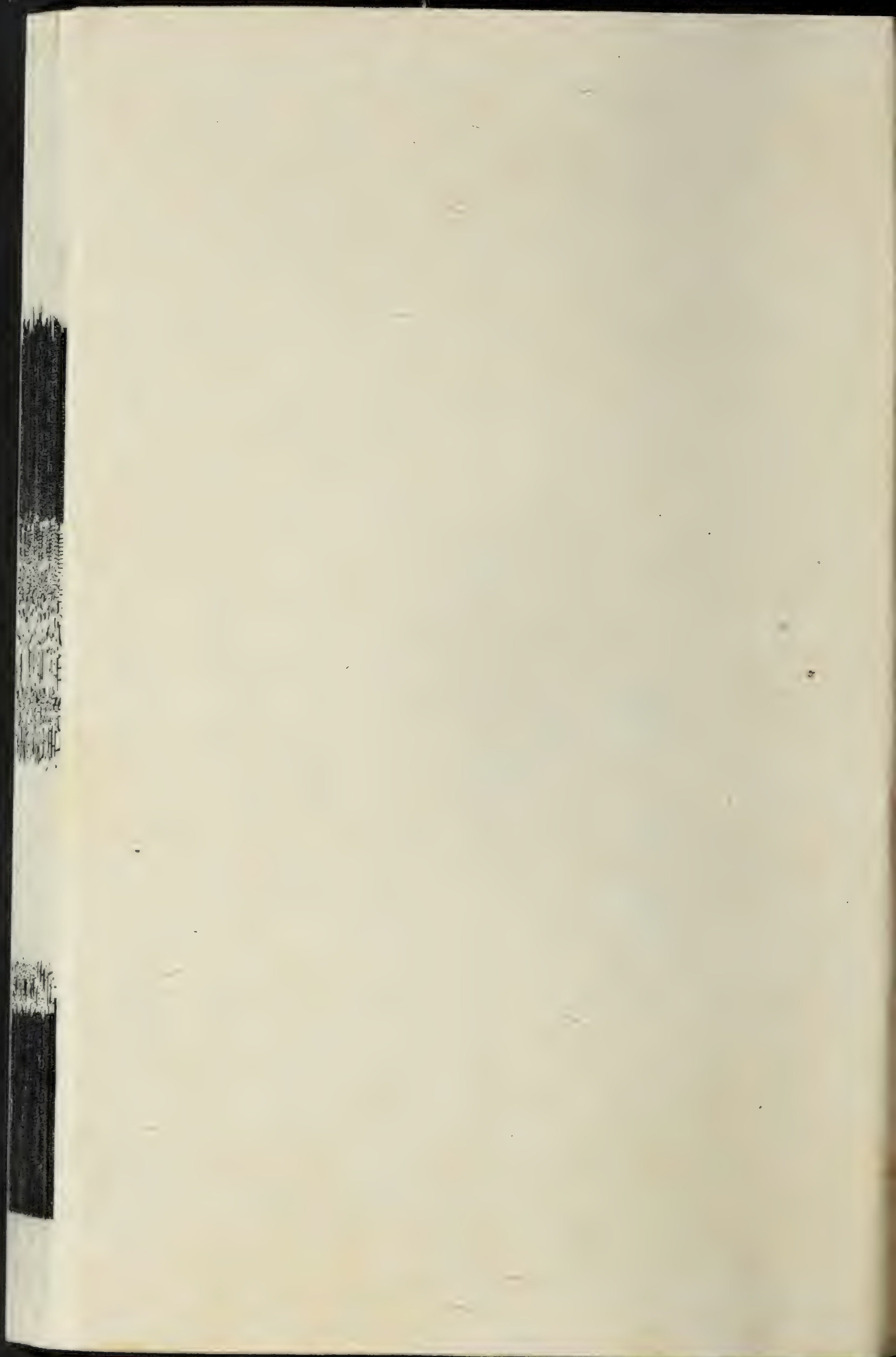
男鳳墀
姪鳳璪仝校











畫學心印

卷七

雨窗漫筆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王原祁

六法古人論之詳矣但恐後學拘局成見未發心裁疑義意揣翻成邪僻今將經營位置筆墨設色大意就先奉常所傳及愚見言之以識甘苦後有所得當隨筆錄出

明末畫中有習氣惡派以浙派爲最至吳門雲

作畫能臻此境界眞可解衣磅礴與古人有揮臂游行之樂

開大家如文沈宗匠如董贋本溷淆以訛傳訛竟成流弊廣陵白下其惡習與浙派無異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攤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開架次布蹤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

利名心最為筆墨之累學者切須戒之

龍脈開合起伏乃作

泊其為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為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畫中龍脈開合起伏古法雖備未經標出石谷

畫大綱領拈出體用二字尤爲扼要

龍脈有一定氣勢其章法天然不妨隨手布置者斯畫之體也其境界互異必須量爲變通者斯畫之用也

闡明後學知所矜式然愚意以爲不參體用二字學者終無入手處龍脈爲畫中氣勢源頭有斜有正有渾有碎有斷有續有隱有現謂之體也開合從高至下賓主歷然有時結聚有時澹蕩峯回路轉雲合水分俱從此出起伏由近及遠向背分明有時高聳有時平修欹側照應山頭山腹山足銖兩悉稱者謂之用也若知有龍脈而不辨開合起伏必至拘索失勢知有開合

龍脈開合起伏眞呼吸相通必要照顧以下再層層推究其弊俾知龍脈開合起伏之自有體用也學者其知所從事哉

起伏而不本龍脈是謂之顧子失母故强扭龍脈則生病開合偪塞淺露則生病起伏呆重漏缺則生病且通幅有開合分股中亦有開合通幅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尤妙在過接應帶間制其有餘補其不足使龍之邪正渾碎隱現斷續活潑潑地於其中方爲眞畫如能從此參透則小塊積成大塊焉有不臻妙境者乎

作畫但須顧氣勢輪廓不必求好景亦不必拘

學者能如此探討何患不到古人神明地位

舊稿若於開合起伏得法輪廓氣勢已合則脈絡頓挫轉折處天然妙景自出悟合古法矣畫樹亦有章法成林亦然

臨畫不如看畫遇古人眞本向上研求視其定意若何結搆若何出入若何偏正若何安放若何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必於我有出一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

元四家皆宗董巨能參透其得力異同處自然跳出窠臼

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是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畧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為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

如此方純任自然非天分人功俱臻絕頂者不能有此境界

會深言源委謹識之為鑒賞之助

用筆忌滑忌輭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溷忌明净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淡入濃磊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於下筆時在着意不着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為筆使用墨用筆相為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

畫能以氣運色自然渾化無痕

設色即用筆墨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今人不解此意色自爲色筆墨自爲筆墨不合山水之勢不入絹素之骨惟見紅綠火氣可憎可厭而已惟不重取色專重取氣於陰陽向背處逐漸醒出則色由氣發不浮不滯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從事也至於陰陽顯晦朝光暮靄巒容樹色更須於平時留心澹妝濃抹觸處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

只此數語是南宗眞實力量

學問無窮惟虛心乃能集益

乙亥春得司農倣化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為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綿裏裹鐵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傖夫氣學者如已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余從大癡入門漸有進步欲竟其學公餘輒究心董巨此得本莫愁末之意也先定體勢後加

苑中幅景極綿密氣極雄厚有俛視一切之概正畫境入妙時也

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點染俱要以氣行乎其閒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用筆運墨之閒豈可以强而致躁而得邪玉咅有佳紙藏弆數年出以索畫余亦經營經歲垂成而忽歸司民鎌素輾轉各有所屬不可不紀其始末 題倣董北苑 王培贈司民

西嶺春雲余閩粤西多山少水拔地插天與此迥别及於此者寒山流水另有一番登臨氣象矣大癡得董巨三昧平淡天眞不尚奇峭意在

作畫亦然癡翁筆墨不尚奇峭斯爲正派大家

觀古人眞蹟能洗發其義蘊方能同鼻孔出氣



富春烏目間吟樵奉　命遠行出守大郡囑余倣此置行篋中攬峯巖之獨秀思湖山之佳麗兩者均有得也特慚筆墨癡鈍不足爲燕寢凝香之用耳

倣黃子久筆爲張南薌作

余見子久大幅一爲浮巒暖翠一爲夏山圖筆墨位置盡發其蘊余向欲探取二軸運以體裁彙成結搆以腕弱思淺動而輒止未能與之鏖戰也憲臣先生與予同事數年悃愊無華氣誼

敦洽予之知音也向以此見委怯于作大幛遲
囬久之邇來功力稍進不敢匿醜經營慘淡者
一載餘矣今奉　命爲粤東之行迫促難辭
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何以副好友之意乎急作
此圖歸之行篋中以供清玩予老來樂而不倦
南華羊城多奇山先生歸述所見予將爲先生
再索枯腸千巖萬壑別開生面藝苑中亦一美
談也書之以爲後訂　題倣大癡巨幅爲李憲臣作

司農此論發前人所未發學者會而通之

元季四家俱宗北宋以大癡之筆用山樵之格便是荊關遺意也隨機而趣生法無一定邱壑烟雲惟見渾厚磅礡之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圖用淺絳色而墨妙愈顯剛健婀娜隱躍行間墨裏不謂六法中道統相傳不可移易如此若以臆見窺測便去千萬里爲門外傖夫不獨逕庭而已明吉以小卷問畫余爲寫荊關秋色并以源流告之并囑質之識者以余言爲不謬耶

作畫能研求古人用心處自得三昧

烟巒秋爽倣荊關金明吉求

世人論畫以筆墨而用筆用墨必須辨其次第審其純駁從氣勢而定位置從位置而加皴染畧一任意便疥癩滿紙矣每於梅道人有墨猪之誚精深流逸之致茫然不解何以得古人用心處余急於此指出得其三昧即得北宋之三昧也 倣梅道人筆司民求

米家畫法品格最高得其衣鉢惟高尚書有大

南宮墨戲眞得造化生氣非循行數墨者所能窺其微妙也

乘氣象元人中如方方壺郭天錫皆具體而微者也庚寅春莫夏初余在　暢春入直晨光晚色諸峰隱現出沒有平淡天眞之妙方信南宮遺墨得此中眞髓揣摩成圖可以忘倦可以忘老諸方評論云可與北苑頡頏雖大癡山樵猶遜一格不虛也倣小米筆爲司民作

清光咫尺五雲閒刻意臨摹且閒閱[illegible]學癡翁求粉本富春依舊有青山大癡畫至富春長卷

拘成法以求古人得其形終不能得其神

筆墨可謂化工學之者須以神遇不以迹求若於位置皴染研求成法縱與子久形模相似落落從上諸大家不若是之拘也此圖成後偶有會心處向上拈出平淡天眞之妙可深參而得之

倣黃子久爲宗室柳泉作

要倣元筆須透宋法宋人之法一分不透則元筆之趣一分不出毫釐千里之辨在此子久三昧也爰翁文章政事之餘旁及藝事筆墨一道

思翁云以畫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

亦從家學得之相値都門論心深爲契合今將製錦南行矣寫此奉贈 題倣大癡筆爲毘陵唐益之作

大癡愛隹山水至虞山見其頗似富春遂僑寓二十年湖橋酒餅至今猶傳勝事吾谷楓林爲秋山之勝癡翁一生筆墨最得意處所謂峯巒渾厚草木華滋於此可見古人之匠心矣余侍直辦公之暇偶作此圖有客從虞山來遂以持贈質之具眼有少分相合否 倣大癡秋山

耶

新安形勝地也余前至秦中驅車過洛陽渡伊洛四圍山色崚嶒巨石俯瞰河流曲折迤邐數里方知大癡浮巒暖翠天池石壁二圖之妙過此而新安至矣今長黃官於茲土與崔峒寒山流水之句恰相符合可不作此爲賀乎此行身在畫圖中而又領畧詩意古稱花縣何以過之發軔可以卜報最也請以拙筆爲左券倣大癡爲錢長黃之任新安作

畫至元人眞洩盡天地之秘毫髮無遺憾

其妙正在可解不可解處學者當深體之

畫法莫備於宋至元人撈抉其義蘊洗發其精神實處轉鬆奇中有淡而眞趣乃出四家各有眞髓其中逸致橫生天機透露大癡尤精進頭陀也余弱冠時得先大父指授方明董巨正宗法派於予久爲專師今五十年矣凡用筆之抑揚頓挫用墨之濃淡枯溼可解不可解處有難以言傳者余年來漸覺有會心處悉於此卷發之藝雖不工而苦心一番甘苦自知謂我似古

人我不敢信謂我不似古人我亦不敢信也究心斯道者或不以余言爲河漢耳倣大癡長卷為鄭年上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眞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潞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於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

此即郭氏所謂必注精以一之也

華源云師古人不若師造化所由名高宋

稍暇健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盤礴以研求之思發蒼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倣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余憶戊寅冬從豫章歸溪山迴抱村墟歷落頗似梅道人筆刻意摹倣未能夢見十餘年來心神間有合處方信古人得力以天地爲師也雪巢大弟就幕閩中此行爲道所必經奚囊中試

代與關李齊驅設色能取氣自然墨與色融和神彩煥發即工夫到家處

攜此圖渡錢塘江過江郎山踰仙霞嶺時一展觀亦有一二脗合處否倣梅道人為雪巢作

畫中設色之法與用墨無異全論火候不在取色而在取氣故墨中有色色中有墨古人眼光直透紙背大約在此今人但取傳彩悅目不問節腠不入窾要宜其浮而不實也余作此圖偶有所感遂弁數語於首倣大癡

畫中雪景唐以前但取形似而已氣韻生動自

會見司農雪景小幅筆墨神逸氣象荒寒畫法雖未到家深得右丞氣運生動之趣

摩詰開之至宋李營邱畫法大備雪景之能事畢矣大癡不取刻畫平淡天眞別開生面此又一變格也余於雪景未經攻苦諸家雖曾探索終未夢見此圖應樸園先生之命客冬至秋經營磐礴乘興渲染冀得匠心之作而手與心違即於子久專師以宋法未合觚稜轉折處每爲筆使何以得其三昧乎質之識者幸有以教我

倣大癡九峯雪霽
爲張樸園先生作

南原篆學惜余未見隸古魄力沈雄體備衆法有隸辨一書行世爲臨池家所推重

余與南原年道兄訂交已十年矣南兄詩文士林推重余一見心折開一出餘技點染山水與倪黃心傳若合符節其天姿筆力迴異尋常畫史也篆學不輕示人近余始得三四石刻渾脫流麗精嚴高古無美不備遠宗文三橋近師顧雲美更有出藍之妙猶憶甲寅秋步月虎邱與雲美相遇談心甚洽囑留塔影園一日以二章易余便面實惜者三十餘年正慮其漫漶失眞

畫貴有士氣卽謂其有書卷氣也無論工緻與寫意總要腕盡作家習氣乃爲盡致

得南兄重開生面方信知過於師矣南原酷嗜余筆因追昔年佳話促余作此圖即用新章亦不可不記也 倣大癡爲顧天山作

畫法與詩文相通必有書卷氣而後可以言畫右丞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唐宋以來悉宗之若不知其源流則與販夫牧豎何異也其中可以通性情釋憂鬱畫者不自知觀畫者得從而知之非巨眼卓識不能會及此矣毅庵博學好古

前年有友人携示司農倣倪黄横册一頁氣味靜逸簡淡天真為司農僅見之作

於拙筆有癖嗜余不敢自任而不能却其請爲倣大癡筆意其中妍媸知者自能辨之倣設色大癡爲貫穀庵作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衔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黄窠臼未能純熟脱化也傳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倣設色倪黄

古人用筆意在筆先然妙處在藏鋒不露元之

向見司農巨冊十二幀倣宋元各家墨氣濃厚筆力雄健晚年



四家化渾厚爲瀟灑變剛勁爲和柔正藏鋒之意也子久尤得其要可及可到處正不可及不可到處箇中三昧在深參而自會之

題倣大癡筆己丑年一月十一日書歸繆文子

畫雖一藝而氣合書卷道通心性非深於契合者不輕以此爲酬酢也宋元諸家俱有源委其於投贈無不寄託深遠倣其意者曠然有遐思焉而後可以從事南湖先生與余同直暢春

之作惟略有霸悍之氣爲鑒賞家所不取

積有歲月著作承明揚扢風雅先生之所以自得與余之所以受教於先生者久欲傾倒戊子冬日値其四十懸弧之辰非平常祝嘏之詞所能盡也東坡詩云我從公遊非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毿寫一冊以誌岡陵之盛云

送厲南湖畫冊十幅倣宋元諸大家

萬壑松風百灘流水意在機先筆隨心止聲光閃爍宋人之髓溯流董巨六法如是松雪偶題

莫辨朱紫標識煇煌千秋有美須審毫釐莫別遠邇極深研幾竿頭一縱此圖以趙松雪題董宗伯遂目爲趙作識者駁之至今爲疑余以爲此賞鑒家之言若論畫法惟求宗旨何論宋元玆特取畫中之意寫出示丹思以見羹牆寤寐云

題倣萬壑松風丹思三十幅之一

終南亘地脈遠翠落人閒馬跡隨雲轉客心入嶂閒晴沙橫古渡槲葉滿深山嶺署高秋意歸

見此氣象自然開拓心胸

舊藏司農倣高尙書直幅魄力沈雄境界空靈超逸設色與墨氣融化覺精彩奕奕

來但閉關余癸酉秦中典試路經函谷太華直至省會仰眺終南山勢雄傑眞百二氣象也海澱寓窓追憶此景輙倣范華原筆意而繼之以詩

題倣范華原三十幅之一

房山畫法傳董米衣鉢而自成一家又在董米之外學者竊取氣機刻意摹倣已落後一著矣嘗讀雪竇頌古云江南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解

較尋常作不同眞傑構也



此意者可以學房山即可以學董米也畫設色高房山

三十幅之一

天空浮修眉濃緑畫新就此昌黎詩也余和樹百弟一絕句以廣其後二語有合處因做松雪大年筆意并録拙詠於後眼飽長安花欲燃卻教愁絕路三千竹深處處鷺啼緑輸與江南四月天做松雪大年筆意爲服尹作

都城之西層峯疊翠其龍脈自太行蜿蜒而來

起伏結聚山麓平川面環幾十里芳樹甘泉金
莖紫氣瑰麗鬱葱　御苑在焉得茅茨土階之
意而仍有蓬萊閬苑之觀置身其際　盛世
之遭逢也余忝列清班簪筆入直晨光夕照領
畧多年近接　禁地之清華遠眺高峯之爽秀
曠然會心能不濡毫吮墨乎有眞山水可以見
眞筆墨有眞筆墨可以發眞文章古人如是景
行而私淑之庶幾其有得焉此圖經年而成頗

曾見司農倣子久長卷筆墨超妙邱壑渾成一種流麗斐亹之致油然在筆墨外正中年愜心之作以余所見司農長卷此爲

費經營識者流覽此中瑕瑜應有定鑒耳題畫倣王叔明長卷武清三弟康熙戊子夏日題於海甸寓直

董巨畫法三昧一變而爲子久張伯雨題云精進頭陀以巨然爲師眞深知子久者學古之家代不乏人而出藍者無幾宋元以來宗旨授受不過數人而已明季一代惟董宗伯得大癡神髓猶文起八代之衰也先奉常親炙於華亭於陡壑密林富春長卷爲子久作諸粉本中探驪

第一

此中甘苦正非鈍根人所能擬議

微茫些子間無一毫

得珠獨開生面余少侍先大父得聞緒論又酷嗜筆墨東塗西抹將五十年初恨不似古人今又不敢似古人然求出藍之道終不可得也又今人多喜談設色然古人五墨法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荒率蒼莽之致非可學而至余故數年前作此長卷久弆未出今敢以公諸同好題倣大癡手卷

倣雲林筆最忌有傖夫氣作意生淡又失之偏

俗氣方有入路

司農誠意懇摯深造

枯俱非佳境立毫時從大意看出皴染時從眼光得來庶幾於古人氣機不大相逕庭矣題倣淡墨雲林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蝨之巧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既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

古人豈淺學者所能夢見

思翁畫深得子久之神不可拘筆墨畦逕

解不促不脫不黏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為能工力為上以為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為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於此研求庶幾於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真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題倣梅道人長卷）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予言寫時不問粗細但看出

觀也





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題學思翁倣子久法

惠崇江南春寫田家山家之景大年畫法悉本此意而纖妍淡冶中更開跌宕超逸之致學者須味其筆墨勿但於柳暗花明中求之 題倣[illegible]大年[illegible]

蓬四頁

之一

畫之有董巨猶吾儒之有孔顏也余少侍先奉

能於有畫無畫處細心體味畫中三昧盡矣

米家山看似渾成一片却有條不紊格律極其謹嚴此畫品之

常并私淑思翁近始畧得津涯方知初起處從無畫看出有畫即從有畫看到無畫爲成性存存宗旨董巨得其全四家具體故亦稱大家

題倣董巨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峯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縷析條分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

所以高也



米最得家傳結構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別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囑筆亦倣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題倣小米筆

大癡秋山向藏京口張修羽家先奉常曾見之云氣韻生動墨飛色化平淡天眞包含奇趣爲大癡生平合作目所僅見 興朝以來杳不可

筆之煩簡墨之濃淡各得其宜則畫道已過半矣

學梅道人須參用倪

即如阿閦佛光一見不復再見幾十年間追憶
祖訓囬環夢寐茲就見過大癡各圖參以管見
點染成文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不至與癡翁大
相逕庭耳倣大癡設色秋山與向若

筆不用煩要取煩中之簡墨須用淡要取淡中
之濃要於位置間架處步步得肯方得元人三
昧如命意不高眼光不到雖渲染周緻終屬隔
膜梅道人潑墨學者甚多皆粗服亂頭揮灑以

黄筆意自兔墨猪之誚

理極精妙令人探索不盡

自鳴其得意於節節肯綮處全未夢見無怪乎有墨猪之誚也已丑中秋乍霽新凉興會所適因作是圖并書以弁其首

題倣梅道人與陳七

宋元各家俱於實處取氣惟米家於虛中取氣然虛中之實節節有呼吸有照應靈機活潑全要於筆墨之外有餘不盡方無罣礙至色隨氣轉陰晴顯晦全從眼光體認而出最忌執一之見粗豪之筆須細參之

倣小米設色

深心託亳素卽是見景生情借筆墨以抒寫其胸中逸氣

此中樂趣非境遇之

己丑九月之杪寒風迅發秋雪滿山黃葉丹楓翠巖森列動學士之高懷感騷人之離思正其時也余以淸署公冗久踈筆硯今將入直與復不淺作秋山圖寓意　上林簪筆與湖橋縱酒處境不同而心跡則一識者取其意恕其學可爾　倣大癡秋山

貧且勞人之所惡也然爲貧與勞之所役以之移性情隳意氣則與道漸遠無以表我之眞樂

所得而移也

用意畫家第一緊要筆墨入神印盤渾化前呼後應宛然天造

矣余碌碌清署補衣節食忘老辦公時以典禮候直寄跡蕭寺篝燈揮灑長箋短幅不問所從來偶意古人得意處放筆爲之夜分樂成欣然就寢一枕黑甜不知東方之旣白矣因傚梅道人筆識之 傚梅道人

筆墨一道用意爲尚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一生得力處全在於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

地設皆意之所貫通也

是其着力而於濡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於六法中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攜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卷以是言為左券

題倣大癡水墨長卷

畫家自晉唐以來代有名家若其理趣兼到右

王右丞後世奉爲南宗之祖其理趣勝也

董巨米三家所以高出南宋諸家上者由其氣體混淪蒼莽無際脫盡筆墨蹊徑元季吳興房山直接其

丞始發其蘊至宋有董巨規矩準繩大備矣沿習既久傳其遺法而各見其能發其新思而各析其格如南宋之劉李馬夏非不驚心炫目有刻畫精巧處與董巨老米之元氣磅礴則大小不覺逕庭矣元季趙吳興發藻麗於渾厚之中高房山示變化於筆墨之表與董巨米家精神爲一家眷屬以後黃王倪吳闡發其旨各有言外意吳興房山之學方見祖述不虛董巨二水

傳黃王倪吳又推闡其遺蘊極古今筆墨之變爲畫學之大觀也

山水以長卷爲最難

之傳益信淵源有自矣八叔問南宗正派敢以是對并寫四家大意彙爲一軸以作證明若可留諸淸秘公餘擬再作兩宋兩元爲正宗全觀兾略存古人面目未識有合於法鑒否推遂係宣和裱法另横一紙於前并題數語此畫始于壬辰夏五至癸巳六月竣事畫家總論題畫呈八叔案頭展玩當不以姪言爲河漢也

古人長卷皆不輕作必經年累月而後告成苦

林木山石人物屋宇一切點綴諸景必經營慘淡而後成之不可以歲月計方能壽世傳世

愜心處正不在多

心在是適意亦在是也昔大癡畫富春長卷經營七年而成想其吮毫揮筆時神與心會心與氣合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絕無求工求奇之意而工處奇處斐亹於筆墨之外幾百年來神彩煥然余前日於司農處獲一寓目頓覺有會心處方信妙境亦無多子也雲徵不學畫而性喜畫每以論文之法論畫斅學相長無倦也更喜觀余潑墨侍側竟日不移非深知篤

山樵爲趙文敏甥如

好者能如是乎余故爲作長卷雲徵有館課余點染時輒來指摘微茫推求精奧余恐其妨帖括之功亦時作而時輟竟歷三四年之久余心思學識不逮古人然落筆時不肯苟且從事或者子久些子脚汗氣於此稍有發現乎識之以博一粲 倣設色大癡長卷

元畫至黃鶴山樵而一變山樵少時酷似趙吳興祖述輞川晚入董巨之室化出本宗體縱橫

專師文敏未有不爲文敏掩也

子久秋山圖戊辰於京邸見秦常熟藏本

離奇莫可端倪與子久雲林仲圭相伯仲迹雖異而趣則同也今人不解其妙多作奇幻之筆愈趨而愈遠矣癸巳秋日大酉從潞河來偶談山樵筆墨寫以歸諸奚囊周兄將爲岳遊攜杖著屐水濱木末出是圖觀之未必無契合處也亦可以解好奇之惑矣 倣王叔明爲周大酉作

大癡秋山余從未之見先大父云于京口張子修羽家曾寓目爲子久生平第一數十年時移

氣味靜逸設色絢爛與習見者不同為有力者攫去

物換此畫不可復覩藝苑論畫亦不傳其名也癸巳九秋風高木落氣候蕭森拱宸將南歸余正值悲秋之際有動于中因名之曰倣大癡秋山不知當年眞虎筆墨何如神韻何如但以余之筆寫余之意中間不無悠然以遠悄然以思爲秋水伊人之句可也題倣大癡設色秋山爲鄒拱宸作

余二年前奉　命修書畫譜見大癡論畫二十則不出宋人之法但于林下水邊沙磧木末

宋畫以刻劃精到勝元畫以簡淡靜逸勝余謂畫至元人天下之能事盡矣

畫之神妙全在可解

極閒中輙加留意歸于無筆不靈無筆不趣在宋法又開生面矣余幼學于先奉常贈公久而得其藩翰見此二十則方知子久得力處益信華亭宗伯及先奉常所傳爲不虛也題倣子久

王叔明筆酷似其舅趙吳興進而學王摩詰得離奇奧窔之妙晚年墨法純師董巨一變而爲本家體人更莫可端倪師之者不泥其迹務得其神要在可解不可解處若但求其形云某處如何

不可解處如能心領神會則畫道已六通四闢矣梅道人全摹巨然故筆墨氣韻較諸家更爲雄厚

用筆某處如何用墨造出險幻之狀以之驚人炫俗未免邈若河漢矣題倣黃鶴山樵北宋高人三昧惟梅道人得之以其傳巨然衣鉢也與盛子昭同里閉而居求盛畫者塡門接踵庵主惟茅屋數椽閉門靜坐人有言者笑而不答五百年來重吳而輕盛洵乎筆墨有定論也然人但知其淋漓揮灑不知其剛健而兼婀娜之致亦未思一笑之故耳題倣梅道人宋元諸家各出機杼惟高

雲林神妙處最難摹擬蓋雲林以無心出之學者以有意求之縱得其形未能傳其神也

二十年前曾得司農絹本立軸淡設色倣

士一洗陳迹空諸所有爲逸品中第一非掇爲是法也于不用工力之中爲善用工力者所莫能及故能獨臻其妙耳董宗伯題倪畫云江南士大夫以有無爲清俗余邇來苦心揣摩終未能得其神理有無清俗之言洵不虛也題倣雲林爲凱功掌憲寫

元季四家

畫自家右丞以氣韻生動爲主遂開南宗法派北宋董巨集其大成元高趙四家俱宗之用意

大癡筆墨秀潤色澤姸麗早年得心應手之作惜亂後失去不可得見矣

身體力行方得三昧

則渾樸中有超脫用筆則剛健中含婀娜不事粉飾而神彩出焉不務矜奇而精神注焉此爲得本之論也沛翁以政事鉅公爲風雅宗盟其識力必有大過人者每見必惓惓下問余雖鈍拙不敢自匿竭其薄技幸有以教之倣黃子久設色爲沛翁殷大司馬作

六法一道非惟習之爲難知之爲最難非惟知之爲難行之爲尤難也余于此中磨練有年方

此中三昧全在心領神會運化毫端便不

知古人成就一幅必簡練以爲揣摩于清剛浩氣中具有一種流麗斐疊之致非可以一蹴而至學大癡者宜深思之倣設色大癡秋山

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甚爲古今畫家下箴砭也大癡論畫有二十餘條亦是此意蓋山無定形畫不問樹高卑定位而機趣生皴染合宜而精神現自然平淡天眞如篆如籀蕭疎宕逸無些子塵俗氣豈筆墨章程所能量

爲蹊徑所拘

其淺深邪輪美問畫于余余以此告之即寫是圖以授之意欲于大癡心法竊效一二耳雖然畫家工力有不得不形似者遇事遇時摹擬刻畫以傳盛事方見發皇蹈厲之妙但得意得氣得機則無美不臻矣誰知之而誰信之輪美亦極于此中留心勉旃勉旃 倣大癡筆爲輪美作癸巳夏五月寫時年七十有二

大癡畫以平淡天眞爲主有時而傳彩粲爛高

學者能得其意則一點一拂均有瀟洒生動之趣

華流麗儼如松雪所以達其渾厚之意華滋之氣也段落高逸模寫瀟洒自有一種天機活潑隱現出沒于其閒學者得其意而師之有何積習之染不清細微之惑不除乎余弱冠時得聞先贈公大父訓迄今五十餘年矣所學者大癡也所傳者大癡也華亭血脈金鍼微度在此而已因知時流雜派僞種流傳犯之爲終身之疾不可嚮邇特作此圖以授輪美知其有志探索

論極精當天下事皆是如此無不可類推也

又明慧過人自能爲宋元大家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又倣大癡設色爲輪美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閒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

司農得乃祖之傳而更研求探索以寫其得力之由眞深於甘苦之言

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倣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朱元傳授貫穿處胷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閒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于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　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

論極精當天下事皆是如此無不可類推也

又明慧過人自能為宋元大家開一生面無負我意勉旃勉旃又倣大癡設色為輸美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于吳中少有盛名遊于省會自齊魯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絕詣余觀其為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為美談非思深而力

司農得乃祖之傳而更研求探索以寫其得力之由眞深於甘苦之言

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倣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余于筆墨一道少成若天性本無師承誦讀之暇日侍先大父贈公得聞緒論久之于宋元傳授貫穿處胷中如有所據發之以學文推之以觀物皆用此理每至無可用心處間一揮灑成片幅便面無求知于人之心人亦不吾知也甲午秋間奉

命入直以草野之筆日達于

雲林天真簡淡純任

至尊之前殊出意外生平毫無寸長稍解筆墨　皇上天縱神靈鑒賞于牝牡驪黃之外反復益增惶悚謹遵先賢遺意吾斯之未能信而已都門風雅宗匠所集閒有知我者余不敢自諉亦不敢自棄竭其薄技歸之清祕以供捧腹不敢以此求名邀譽也大横披倣設色大癡為明凱功作時年七十有三

學畫至雲林用不着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

自然非巧思力索所能到

論極精妙全在夾縫中着想方有入路

與古人氣韻相爲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于別家當必精光四射磅礴于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擬設色雲林小幅

司民少有文譽奕更擅場自丁丑夏至婁館于余家數年余試以畫叩之若金石之于節奏林泉之于聲響無不應也余方知斯理可以一貫

澄江好友陳以龢藏司農倣山樵巨幀墨氣精湛皴擦離奇變

無怪乎司民之奕所至輒傾倒也庚寅秋入楚睽闊者五年今復來京奕學更進畫理明了不滅于昔爲人風雅鶩座殆又過之以後相識滿天下見其風韻猶存恨知心之晚耳作是卷以贈之

倣倪黃設色小卷爲司民作

黃鶴山樵元四家中爲空前絕後之筆其初酷似其舅趙吳興從右丞輞川粉本得來後從董巨發出筆墨大源頭乃一變本家法出沒變化

化無一實筆以余所見司農倣山樵此爲第一

莫可端倪不過以右丞之體推董巨之用而學者拘于見聞謂山樵離奇夭矯别有一種新裁而董巨之精神不復講求山樵之本領終歸烏有于是右丞之氣韻生動爲紙上浮談矣聞親家爲新安風雅巨擘今寓維揚意欲昌明斯道而慮振興之無人也飛書來問山樵筆并寄側理余就所見作此圖并以是語告之倣黄鶴山樵巨幅山水寄依文

詞意精警
畫法透露

畫如四始與六義未掃俗腸便爲累青山幻出平中奇剛健婀娜審眞僞此理山樵深得之扛鼎力中有嫵媚老而篤好不知疲譬如小戶飲輒醉寫以贈君君一噱僧寮又聽鐘聲至 題丹冊倣叔明

思畫

## 東莊論畫

王昱

余性無他嗜幼躭六法年弱冠時就正於家麓臺夫子猥蒙極口稱賞後負笈至都侍硯席獲聞緒論至詳且盡甲子長夏追憶師傳參以心得偶有所觸隨筆漫書爰作論畫三十則非敢云金鍼之在是學者由此參之庶不爲歧趨所惑爾

余侍麓臺夫子三年頗得其傳前此能知而不

畫中道理悟後參之方得眞解

能行蓋未到熟外熟境地故胸中粘滯用意用筆終未得灑落之致雍正壬子秋七月抱痾卧牀靜參畫理恍悟粘滯之非病起點染覺熟境漸臻如醉初醒如夢初覺吾師苦心指示而今方得眞詮也

吾夫子自幼明敏初落筆便有書卷氣蓋生而知之直接董巨倪黃衣鉢常人由學而知必須讀書以明理游覽以廣識苦心探索循習有年

此四語爲南宗眞實根柢學者宜深體之

煙客元照麓臺三家

亦可到神明地位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葢煙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

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

均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爲諸家所莫及

如此方能脫盡拘牽束縛之態



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士人作畫第一要平等心弗因識者而加意揣摩弗因不知者而隨手敷衍學業精進全在乎此

畫中理氣二字人所共知亦人所共忽其要在修養心性則理正氣清胸中自發浩蕩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然後可稱名作

學者能如此虛心集益自然無美不臻

未動筆前須興高意遠已動筆後要氣靜神凝無論工緻與寫意皆然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噓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游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此即大家名家之分

學畫者能於此中細

畫雖一蓺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眞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

翰墨中面目各别而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淸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亦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作畫先定位置亦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勾托過接映帶須跌

心探討何患不出人頭地

石谷早年筆墨眞能與此脗合所由傾倒名流也

岩欹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濕淺深疏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明此六者覺昔人千言萬語盡在是矣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覩雲泉或觀花鳥或散

胸中空空洞洞隨手寫出自然靈機活潑

見解極高余以爲惟墨井畫境庶幾得此意耳

余舊見邵村侍御山

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迥出塵表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疏散貫想山林眞而目流露毫端郵得不出人頭地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

水筆墨全與此論相合余所㝡爲心折者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邨同一意也

如此畫境石田翁有焉餘惟王廉州庶幾近之耳

川色是爲眞筆墨須知此種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煙變滅閒貫想得來

絕處逢生禪機妙用六法亦然到得絕處不用着忙不用做作心游目想忽有妙會信手拈來頭頭是道

畫有邪正筆力直透紙背形貌古樸神彩煥發有高視闊步旁若無人之概斯爲正派大家若格外好奇詭僻狂怪徒取驚心炫目輒謂自立

門戶實乃邪魔外道也初學見識不定誤入其中莫可救藥可不愼哉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易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麤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

唐之右丞宋之董巨元之倪黃明之董文敏皆洗空凡格學者能專心從事於此何患不出人頭地

此種畫境所謂天眞

簡淡純乎士氣

姜學在筆墨往往有此境界

畫境清空一切重疊堆砌之病掃除淨盡

大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非絢爛之極不能到此

用筆法要轉束不可信筆盖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有意趣

清空二字畫家三昧盡矣學者心領其妙便能跳出窠臼如禪機一棒粉碎虛空

起結二字學者能細心領取自然妙義環生引人入勝

凡畫之起結最爲緊要一起如奔馬絕塵須勒得住而又有住而不住之勢一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而又有盡而不盡之意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細可以力爲雅健清逸則關乎神韻骨格不可强也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布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煞處轉出別意來每有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麓臺夫子嘗論設色畫云色不礙墨墨不礙色又須色中有墨墨中有色余起而對曰作水墨畫墨不礙墨作沒骨法色不礙色自然色中有色墨中有墨夫子曰如是如是

作畫時即偶爾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

推陳出新靈機活潑

設色最難融洽參透此意能心手熟習自然渾化無痕

學者於此等處最須

切記不可忽略

南田翁青綠深得此意石谷究嫌板滯非雅構也

必有着精神處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

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

青綠法與淺色有別而意實同要秀潤而兼逸氣盖淡妝濃抹閒全在心得渾化無定法可拘若火氣眩目則入惡道矣

兩王先生紹董文敏公之傳而開婁東正派眞純乎其純直接倪黃衣鉢

## 浦山論畫

張庚

畫分南北始於唐世然未有以地別為派者至明季方有浙派之目是派也始於戴進成於藍瑛其失葢有四焉曰硬曰板曰禿曰拙松江派國朝始有葢沿董文敏趙文度之習漸即於纖弱甜賴矣金陵之派有二一類浙一類松江新安自漸師以雲林法見長人多趨之不失之結即失之疏是亦一派也羅飯牛崛起寧都挾所

論極平允令人心折

能而游省會名動公卿士夫學者於是多宗之近謂之西江派盖失在易而滑閩人失之濃濁北地失之重拙之數者其初未嘗不各自名家而傳倣漸陵夷耳此國初以來之大概也其能不囿於習而追蹤古蹟參席前賢爲後世法者麓臺其庶乎若石谷非不極其能事終不免作家習氣

論筆

用筆貴重固免浮滑率易之病如偏執一見尚未臻妙余以為輕重互用一切神明變化之妙方能融會毫端學者能參透此

錢香樹論作文曰用筆須重重則厚而古此語深得文之三昧余謂畫亦如是王麓臺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我手而又不出古法我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香樹所謂重即金剛杵之意也温紀堂亦云我師每一下筆腕臂皆力觀三君之言可得用筆之故矣雖然余嘗見古人眞蹟其勾勒山石輪廓用筆細軟亦似輕浮而嫩然氣魄湛厚不可言然則

旨斯得用筆之妙矣

用筆又不獨在重矣蓋古人之神化不可方物也在初學終當以重爲入門之要

## 論墨

墨不論濃淡乾濕要不帶半點烟火食氣斯爲極致麓臺云董思翁之筆猶人所能其用墨之鮮彩一片清光奕然動人仙矣豈人力所得而辨又嘗見思翁自題畫冊亦云我以筆墨游戲近來遂有董畫之目不知此種墨法乃是董家

思翁用筆用墨其一種平淡天然之趣全從胎性中帶來非學

力所能到

如此見解未免孤陋寡聞貽笑大方

眞面目又草書手卷有云人但知畫有墨氣不知字亦有墨氣可見文敏自信處亦只是墨故凡用墨不必遠求古人能得董氏之意便超矣

## 論品格

古人有云畫要士夫氣此言品格也第今以論士夫氣者惟此乾筆儉墨當之一見設重色者即目之爲畫匠此皆强作解事者古人如王右丞大小李將軍王都尉文湖州趙令穰趙承旨

如此立論最為平允

俱以青綠見長亦可謂之畫匠耶蓋品格之高下不在乎迹在乎意知其意者雖青綠泥金亦未可儕之於院體況可目之為匠耶不知其意則雖出倪入黃猶然俗品所謂意者若何猶作文者當求古人立言之旨

氣韻必無意中流露

論氣韻

氣韻有發於墨者有發於筆者有發於意者有發於無意者發於無意者為上發於意者次之

出來乃爲眞氣韻然如此境界惟元之倪黃庶幾得之

此中巧妙靜觀自得

發於筆者又次之發於墨者下矣何謂發於墨者既就輪廓以墨點染渲暈而成者是也何謂發於筆者乾筆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謂發於意者走筆運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疏密多寡濃淡乾濕各得其當是也何謂發於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是也謂之爲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

非躁妄人所能領會

黃吳倪三家論極精

機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稍遲未有不汨於意而沒於筆墨者

論性情

楊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嘗觀古人之畫而有所疑及論其世乃敢自信為非過因益信楊子之說為不誣試即有元諸家論之大癡為人坦易而灑落故其畫平淡而沖濡

當若王叔明趙文敏雖似有理究屬偏刻不足憑也畫至趙文敏王叔明皆爲百世宗匠而可以此相繩哉未免書生之見耳

在諸家最醕梅花道人孤高而淸介故其畫危聳而英俊倪雲林則一味絕俗故其畫蕭遠峭逸刋盡雕華若王叔明未免貪榮附熱故其畫近於躁趙文敏大節不惜故書畫皆嫵媚而帶俗氣若徐幼文之廉潔雅尚陸天游方方壺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脫絕塵不囿于畦畛也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是之謂乎

論工夫

所謂循序漸進自臻神妙

畫雖藝事亦有下學上達之工夫下學者山石水木有當然之法始則求其山石水木之當然不敢率意妄作不敢師心立異循循乎古人規矩之中不失毫芒久之而得其當然之故矣又久之而得其所以然之故矣得其所以然而化可幾焉至於能化則雖猶是山石水木而識者視之必曰藝也進乎道矣此上達也今之學者甫執筆而即講超脫我不知其何說也

余謂作畫須天分人功兩者兼備方能入妙鈍者雖攻苦畢生終屬隔膜天下事皆是如此豈獨畫哉

## 論入門

人之稟質固有敏鈍之殊然其資始資生一也豈鈍者性命有不正者乎惟是習氣之悞傷不淺耳故入門之路不可不愼一失足則習氣浸淫於骨髓後雖悔悟而欲盡剔之亦難盡去一方每有一方之習學者生於是長於是所見所聞不過是古人眞蹟又不得見即得見一二又不肯虛心體認而於古人之論說復不肯靜參

志在阿堵雖攻苦一生茫乎無得

而默會所以攻苦一生而訖於無成葢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虛衷集益烏能拔俗至若以畫爲生涯者不過求媚於俗目以博多金耳亦何足與言習氣

## 論取資

法固要取於古人然所資者不可不求諸活潑潑地若死守舊本終無出路古人之畫之妙不過理明而氣順試觀天之生物如山川草木人

參透理氣二字畫道

自迎刃而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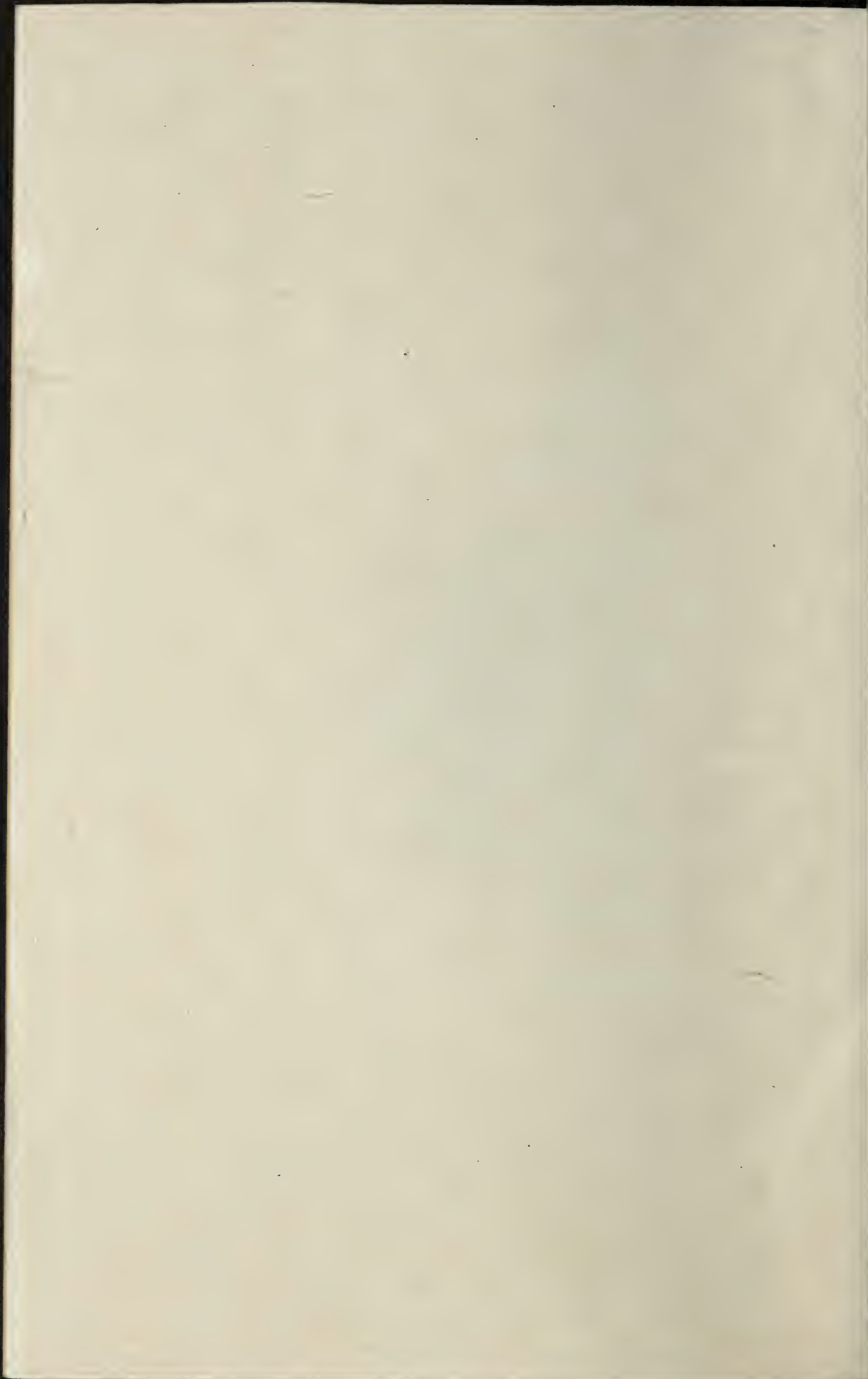
此論抑極有理然總須取法古人方能啟我性靈長我骨力易爲得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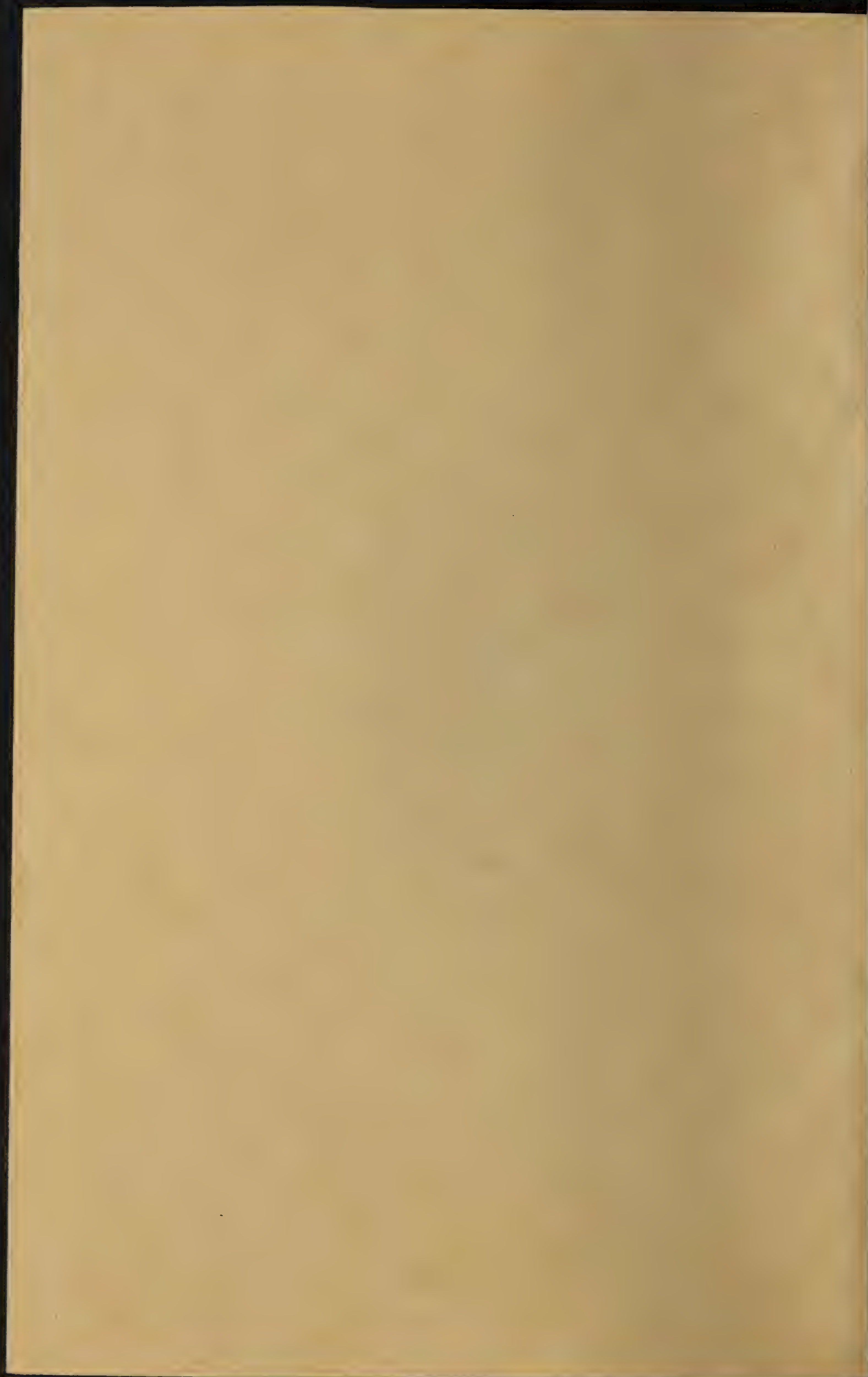
之置物如屋宇橋渡何一非理何一無氣離是二者則無物矣故一舉目間莫非佳畫也要在能取其意以會於古人筆墨耳華亭云山行過古樹須四面觀者益樹有此面不入畫而彼面入畫者即此意也不甯惟是即業之不及我者亦有天機偶露之一節未嘗不可以啟我之聰明豈可以其不如而一概漫然置之又如古蹟贋本筆墨氣韻雖不似而位置猶是古人之經

嘗也亦當畧其短而取其長如是則大小不遺而見聞日益有不左右逢源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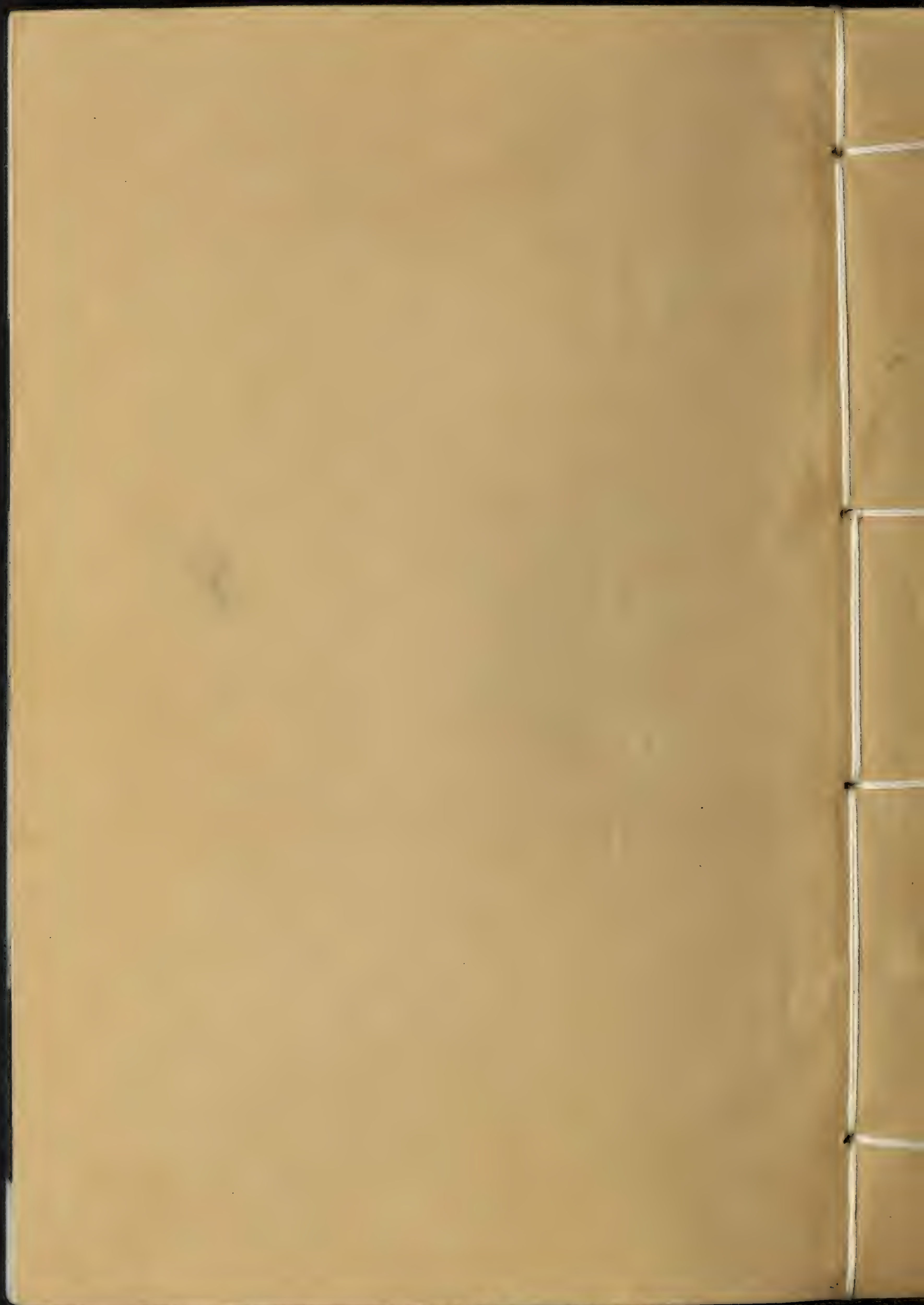
畫學心印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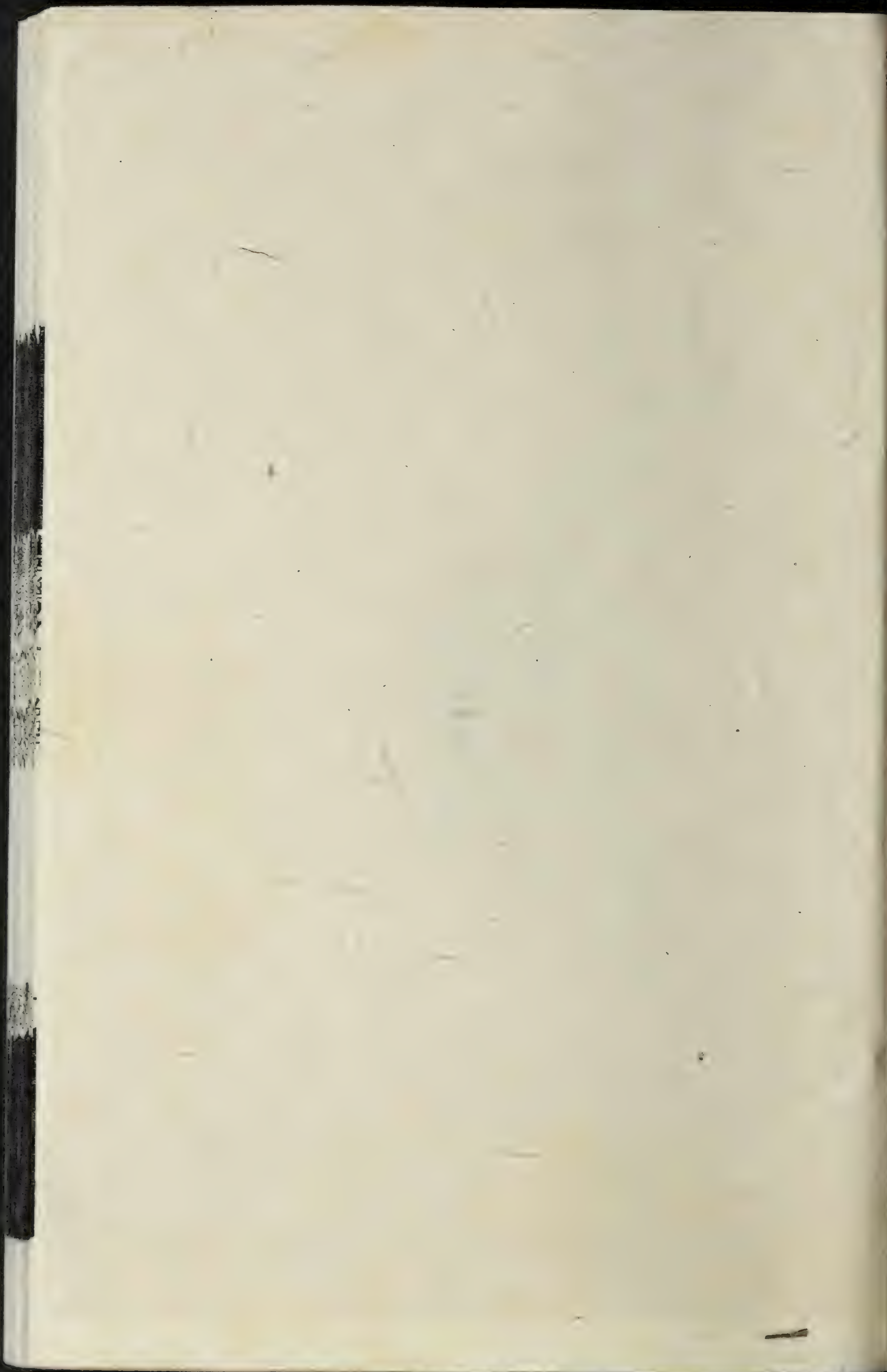
男鳳墀
姪鳳璪　仝校











詩文書畫
相爲表裏
有由書而
悟畫由畫
而知詩亦
有由詩與

# 畫學心印

卷八　梁溪　秦祖永　評輯

## 山靜居論畫　方薰

古者圖史彰治亂名德垂丹青後之繪事雖不逮古然昔人所謂賢哲寄興殆非庸俗能辨故公壽多文曉畫摩詰前身畫師元潤悟筆意於六書僧繇參畫理於筆陣戴逵寫南都一賦范宣嘆爲有益大年少腹笥數卷山谷笑其無文

文而明畫理者其從入之途正不同也

又謂畫格與文同一關紐洵詩文書畫相爲表裏者矣

畫法古人各有所得之妙目擊而道存者非可以言傳也謝赫始有六法之名六法迺畫之大凡耳故談畫者必自六法論

六法是作畫之矩矱且古畫未有不具此六法者至其神明變化則古人各有所得學者精究六法自然各造其妙

學者如能得畫中三昧落筆自然氣運生動不在天分優絀也余謂作畫全要養氣有氣便有韻隨意揮洒機趣洋溢自然生動

昔人謂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後先未可概論之也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生知者殊途同歸

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氣韻生動為第一義然必以氣為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間韻自生動矣杜老云元氣淋漓障猶濕是即氣韻生動

氣韻有筆墨間兩種墨中氣韻人多會得筆端

雲林云畫寫胸中逸氣耳是卽筆端氣韻

余謂骨肉停勻卽是有筆有墨



氣韻世每槩知所以六要中又有氣韻兼力也人見墨汁淹漬輒呼氣韻何異劉實在石家如厠便謂走入內室

荆浩曰吳生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或曰石分三面卽是筆亦是墨僕謂匠心渲染用墨太工雖得三面之石非雅人能事子久所謂甜邪俗賴是也筆墨間尤須辨得雅俗

書畫至神妙使筆有運斤成風之趣無他熟而

如此方爲
眞熟

臨古人畫
須對之詳
審細玩存
於胸中自

已矣或曰有書須熟外生畫須熟外熟又有作熟還生之論如何僕曰此恐熟入俗耳然入於俗而不自知者其人見本庸下何足與言書畫僕所謂熟字乃張伯英草書精熟池水盡墨杜少陵熟精文選理之熟字

古人不作手跡猶存當想其未畫時如何胷次寥廓欲畫時如何解衣磅礴既畫時如何經營慘淡如何縱橫揮洒如何潑墨設色必神會心

然奔赴腕下眞所謂成加容易却艱辛也

杜老入峽諸詩是極妙粉本

謀捉筆時張吳董巨如在上下左右

畫有初觀平澹久視神明者爲上乘有入眼似佳轉視無意者吳生觀僧繇畫諦視之再乃三宿不去庸眼自莫辨

讀老杜入峽諸詩奇思百出便是吳生王宰蜀中山水圖自來題畫詩亦惟此老使筆如畫人謂摩詰詩中有畫未免一邱一壑耳

東坡曰看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晁以道云畫

逸品之畫每不能見賞於俗目良由其命意不同也

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特爲坡老下一轉語歐陽子曰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之趣簡遠之心難形僕謂取法於繩墨者人無不見其工拙寄意於毫素者非高懷絶識不能得其妙故賢者操筆便有曲高和寡之歎

陳善云顧愷之善畫而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

此等命意未免詭僻縱極神妙究非山水

以爲顚此二人所以精於書畫僕曰後惟米元章委心書畫而以癡顚兼之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莊叟之謂也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宋迪作畫先以絹素張敗壁取其隱現凹凸之勢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漬縑綃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絹素再次就其痕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說法

正宗

畫法有工
拙不在難

者也如楊惠郭熙之塑畫又在筆墨外求之東坡曰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而已無一點俊發氣看數尺許便倦僕曰以馬喻固不在鞭策皮毛也然捨鞭策皮毛并無馬矣所謂俊發之氣莫非鞭策皮毛之間耳世有伯樂而後有名馬亦豈不然耶

或問僕畫法僕曰畫有法畫無定法無難易無

易多寡各極其趣卽同臻其妙

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疏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

論極精妙理極圓足六通四闢變化離奇

如此方脫盡筆墨痕迹非尋常學力所能

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此為行家說法不為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

到

功夫到神化時方臻斯境

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絢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筆墨之妙畫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畫意在筆先杜少陵謂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非用筆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在畫時意象經營先具胸中邱壑落筆自然神速

約守博取久久精熟便臻妙境

意在筆先自然無美不臻

用筆亦無定法隨人所向而習之久久精熟便能變化古人自出手眼

始入手須專宗一家得之心而應之手然後旁通曲引以知其變泛濫諸家以資我用實須心手相忘不知是我還是古人

凡作畫者多究心筆墨而於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邱壑生發不已時出新意別開生面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

立意佈局新警乃佳不然綴辭徒工不過陳言而已沈灝謂近日畫少邱壑人皆習得搬前換後法耳

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溼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出無不到卻似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

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卽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

此種境界非數十年墨池研究之功不易幾也

學者能辨得高下落筆自然純粹一切疵病陶汰淨盡

功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工拙一致判闢董巨顧陸張吳便爲一家眷屬實須三昧在手方離法度

畫法須辨得高下高下之際得失在焉甜熟不是自然佻巧不是生動浮弱不是工緻鹵莽不是蒼老拙劣不是高古醜怪不是神奇

畫不尚形似須作活語參解如冠不可巾衣不可裳履不可屩亭不可堂牖不可戶此物理所

畫法固貴乎能守又貴乎能化神而明之自不為迹象所拘

定而不可相假者古人謂不尚形似乃形之不足而務肖其神明也時多高自位置倣屣古法隨手塗抹便誇士家氣象無恠畫法不明矣如朝暮晦明春秋榮落山容水色與時移異真工苦心消息造化渲染烘托得之古法槩可廢乎張詢繪三時風景子久寫屢變山容皆經營慘淡為之非漫然涉筆而能神妙也

臨古能如此用意自然跳出窠臼出人頭地

臨摹古畫先須會得古人精神命脈處玩味思索心有所得落筆摹之摹之再四便見逐次改觀之效若徒以彷彿爲之則掩卷輒忘雖終日摹仿與古人全無相涉摹仿古人始乃惟恐不似既乃惟恐太似不似則未盡其法太似則不爲我法法我相忘平淡天然所謂擯落筌蹄方窮至理

用墨無他惟在潔淨潔淨自能活潑涉筆高妙

曾見高尚書倣米老雲山圖樹頭坡脚均用焦墨風韻自覺超然塵表

存乎其人姜白石曰人品不高落筆無法
墨法濃淡精神變化飛動而已一圖之間青黃
紫翠靄然氣韻昔人云墨有五色者也
作畫自淡至濃次第增添固是常法然古人畫
有起手落筆隨濃隨淡成之有全圖用淡墨而
樹頭坡脚忽作焦墨數筆覺異樣神彩
繪事必得好筆好墨佳硯佳楮素方臻畫者之
妙五者楮素尤屬相關一不稱手雖起古人為

筆墨間稍有縱横習氣便不能靜畫至於靜登峰矣乎

用墨要濃淡濕燥各得其宜便臻妙境

之亦不能妙書譜云紙墨不稱一乖也

作畫不能靜非畫者不能靜殆畫少靜境耳古人筆下無繁簡對之穆然思之悠然而神往者畫靜也畫靜對畫者一念不設矣

用墨濃不可癡鈍淡不可模糊溼不可溷濁燥不可澀滯要使精神虛實俱到

畫分南北兩宗亦本禪宗南頓北漸之義頓者根於性漸者成於行也

畫樹點葉濃淡疎密須要參伍錯綜畫成自然生動有致

樹分四歧方有八面玲瓏之妙

畫樹之法無論四時榮落畫一樹須高下疏密點筆密於上必疏於下疏於左必密於右一樹得參差之勢兩樹交插自然有致至數樹滿林亦成好位置

畫樹四圍滿雖好只一面畫樹虛實之四面有形勢

凡寫樹無論遠近大小兩邊交接處用筆模糊不得交接處用筆神彩精綻自分彼此

畫樹全要生機活潑隨意串插方得天趣如拘泥成法必多滯境

畫樹無他訣在形勢位置相宜而已昔柘湖僧出畫樹一卷自一樹至數樹皆以畫法識之僕謂此死法矣卽以一樹論形勢各有不同何論多樹卷中樹法雖善如其勢一圖再圖可乎若形勢旣得位置變化隨處生發得宜則妙矣點葉隨濃隨淡一氣落筆一氣落筆墨氣和澤有神妙自生動

董思翁云北苑畫雜樹但露根而以點葉高下

布置虛實用筆巧拙㝡爲畫中妙用點葉得此訣自能化板爲活



肥瘦取其成形此卽米畫之祖最爲高雅
董思翁云畫樹必使株榦自上至下處處曲折
一樹之間不使一直筆
畫樹只須虛實取勢頓挫涉筆應直處不可屈
應屈處不可直法以巧拙參用乃得之
點葉尤須手熟有勻整處有灑落處用筆時在
收放得宜
枯樹有垂枝仰枝仰爲鹿角垂爲蟹爪李成范

作畫全在用筆用墨濃墨則精彩煥發淡墨則神韻悠然乃爲極致

古人匠心於此可見

寬多作仰枝郭熙李唐多作垂枝後人率變通爲之

畫家以用筆爲難不知用墨尤不易營邱畫樹法多漬墨濃厚狀如削鐵畫松欲淒然生陰倪迂負惜墨稱畫皆墨華淡浣氣韻自足

昔人謂畫叢樹必插枯枝以疏通之意爲林木塞實不疏通不易佈景也然畫叢樹亦必須有交插疏密之勢山溪邨落亦易於隱顯出之

畫柳之訣
盡於此矣
學者參之

畫柳不論疏密用筆不論柔勁只要自然自然之妙得之熟習無他祕也世人畫柳知難於枝條不知勢在株榦發株出榦不宜勻整要虛實參差爲之尤宜隨株出榦隨榦發條次第添補宜多宜少以勢度之方得其妙

畫松杉檜柏立勢大約相類枝皮用筆不同耳涉筆須要有拙處有巧處若一味屈曲蟠旋取勢便入俗格當思巧以取奇拙以入古

畫松古人立勢率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為尚發枝亦須上下虛實得宜主樹勢有虛實襯樹隨處生發位置

古人畫圖松柏多者皆取平正之勢以林間可佈屋宇橋亭曲折位置也如作離奇盤曲之勢者只可傍以奇石俯以湍流而已

松鍼法不一總須似亂非亂筆力爽朗為妙不難於刻畫分明也

作畫能如此着想自然生氣遠出

昔人謂二米法用濃墨淡墨焦墨盡得之矣僕曰直須一氣落墨一氣放筆濃處淡處隨筆所之濕處乾處隨勢取象爲雲爲煙在有無之間乃臻其妙

畫石則大小磊疊山則絡脈分支而後皴之也疊石分山在周邊一筆謂之鉤勒鉤勒之則一石一山之勢定一石一山妍醜亦隨勢而定故古人畫石用意鉤勒皴法次之鉤勒之法一頓

皴法中惟麻皮爲極純正可以專宗積久

一挫一轉一折而方圓檹角之勢縱橫離合之法盡得之矣古人畫石有鉤勒而不設皴者邱壑之妙鉤勒之妙也無邱壑則不得鉤勒之法

皴之爲法無濃淡疏密筆到意足而已有濃密而筆意未足疏淡而已足者

皴法如荷葉解索劈斧卷雲雨點破網折帶亂柴亂麻鬼面米點諸法皆從麻皮皴法化來故

純熟無不可變化也

皴之有濃淡煩簡濕燥等法總須各極其妙方爲好手

入手必自麻皮皴始

趙松雪王叔明間作鉤勒一法如飛帛書者虛中取實以勢爲之本自唐人靑綠法陳道復之不耐皴即此意也

皴之有濃淡繁簡溼燥等筆法各宜合度如皴濃筆宜分明淡筆宜骨力繁筆宜檢靜簡筆宜沈着溼筆宜爽朗燥筆宜潤澤即六要中無墨求染之意

皴法一圖之中亦須有虛實涉筆有稠密實落

唐大小李將軍為青綠之祖後惟宋趙大年趙千里王晉卿等

處有取勢處引處有意到筆不到處乃妙

陸探微見大令聯緜書悟其筆意作一筆畫宗少文亦善為之僕見黃鶴山人山水樹石房屋一筆出之氣勢貫串有奇古疏落之致未識宗陸之筆復作何等觀

青綠山水異乎淺色落墨務須骨氣爽朗骨氣既淨施之青綠山容嵐氣靄如也宋人青綠多重設元明人皆用標青頭綠此亦唐法耳近世

繼之至趙松雪一變雅淡脫畫刻畫之迹青綠之能事盡矣設色能參透此意方臻神化

神明於規矩之中自

惟圓照石谷擅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參悟三十年乃得其妙

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妍麗

畫雲不得似水畫水不得似雲此理最微入手工程不可忽之也會得此理後乃不問雲耶水

然隨筆所之無不合法

耶筆之所之意以爲雲則雲矣意以爲水則水
矣

古畫中樓觀臺殿塔院房廊位置折落刻意紆
曲卻自古雅今人屋宇平鋪直界數椽便難安
頓古今人畫氣象自別試從屋宇樓觀看知大
懸絕處

點苔最難學者當細心參究

古畫有全不點苔者有以苔爲皴者疏點密點
尖點圓點橫點豎點及介葉水藻點之類各有

人物冠服須審其時代郎儀仗器具亦有一定製度不可率意爲之

相宜當斟酌用之未可率意也

山水中點苔鉤草即川水之眉目也往往畫有由點苔鉤草爲妍醜者

畫人物必先習古冠服儀仗器具隨代更易製度不同情態非一雖時手傳摹不足法也

寫古人面貌宜有所本即隨意爲圖思有不凡之格寗樸野而不得有庸俗狀寗寒乞而不得有市井相

余前在高郵古天皇寺見吳道子觀音大士像亦同此手筆

畫家亦須意追險絕

眉目鼻孔用筆虛實取法實如錐劃刃勒虛如雲影水痕

衣褶紋當以畫石鉤勒筆意參之多筆不覺其繁少筆不覺其簡皴石貴乎似亂非亂衣紋亦以此意爲妙曾見海昌陳氏陸探微天王衣褶如草篆一袖六七折卻是一筆出之氣勢不斷後世無此手筆

道子悟筆法於裴將軍舞劍宜其雄鷙古今畫

法宗平正一切縱橫排奡之習掃除淨盡

今之畫家雌黃黑白往往坐此病

家宗法之亦如山水之董源書法之羲之皆以平正爲法者也畫法不同宗支甚廣近如董巨高米倪黃吳王文沈之支流人猶相識至其源遠如張曹顧陸之派即不能識甚而荆關李范之直下亦不相認不相認亦無妨礙但不可爲元明家法嗣而詆呵遠宗爲不類者

近代學元四家者猶有通家之誼一遇別宗支

嘗見名流題跋其入素不能畫而題語較善畫者更精妙

屬便以面目相校雌黃口舌不知本宗之源亦從彼來者不但論畫詩亦如此此種見解所謂孤陋寡聞也

畫家有未必知畫不能畫者每知畫理自古有之故嘗有畫者之意題者發之如蒙莊之形容畫史非深知畫者不能道

寫意畫最易入作家氣凡紛披大筆先須格於雅正靜氣運神毋使力出鋒鍔有霸悍之氣若

寫生家能氣機純熟自無呆滞板木之病

卽若離毋拘繩墨有俗惡之目

運筆蕭灑法在挑剔頓挫大筆細筆畫皆如此俗謂之鬆動然須辨得一種是蕭灑一種是習氣

點筆花以氣機爲主或墨或色隨機著筆意足而已乃得生動不可膠於形迹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生相馬九方臯又不獨畫梅也

設色不以深淺爲難難於彩色相和和則神氣

遠山固要得勢然非心手熟習不能入妙

生動否則形迹宛然畫無生氣

畫後塗遠山最要得勢有畫已佳以遠山失勢而通幅之勢爲之不振有畫全以遠山作主者不可不知

蓺事必藉興會乃得淋漓盡致催租之罷時或憾之然無聊落寞之境以攄其懷以寄其意不爲無補程邈造隸于獄中史公著書於蠶室此又其大者也

至理名言耐人尋味

石田翁功力本領可以想見

陳衍云大癡論畫最忌曰甜甜者穠郁而輭熟之謂凡爲俗爲腐爲版人皆知之甜則不但不之忌而且喜之自大癡拈出大是妙諦余謂不獨書畫一切人事皆不可甜惟人生晚境宜之僕嘗爲友人題白石翁山水云每視人畫多信手隨意未嘗從古人甘苦中領略一分滋味石翁與董巨劇壘敗管幾萬打熬過來故筆無虛著機有神行得力處正是不費力處

即此可以見人之學問

法派不同各有妙詣作者往往以門戶起見互爲指摘識者陋之不知王黃同時彼此傾倒韓孟異體相與推崇惟其能知他人之工則己之所造也深矣

能妙神三品各有精詣惟逸品發自性靈一空塵障尤爲鑒賞

意造境生不容不巧爲屈折氣關體局須當出於自然故筆到而墨不必膠意在而法不必勝

逸品畫從能妙神三品脫屣而出故意簡神清空諸工力不知六法者烏能造此正如眞仙古

家所必醉

石谷畫水眞深得古人精蘊其神妙處非諸家所能及

佛慈容道貌多自千修百劫得來方是眞實相

孫位畫水於大同殿壁中夜有聲嘗謂言者故神其說及見石谷清濟貫河圖筆勢浩汗沙黃日薄一望瀰漫畫水隨筆曲折卷去如聞奔騰澎湃聲發紙上旁觀朱生者移時色沮以手指曰前年舟過幾厄此處畏途逼人無那太似相與稱嘆乃知前人神妙固不足怪也

畫境異乎詩境詩題中不關主意者一二字點

遺貌取神
乃得眞趣

過畫圖中具名者必逐物措置惟詩有不能狀之類則畫能見之

子从富春山居一圖前後摹本何止什百要皆各得其妙惟董思翁模者絕不似而極似一如模本蘭亭序定武爲上

士人畫多卷軸氣人皆指筆墨生率者言之不禁啞然蓋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緻論在乎雅俗不然摩詰龍眠輩皆無卷軸矣

此中道理惟眞識者自能鑒之

立意爲畫第一緊要

六大家中惟漁山脚下往往有奇氣故極

詩文有眞僞書畫亦有眞僞不可不知眞者必有大作意發之性靈者僞作多隱括蹊徑全無內蘊三品畫外獨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書畫貴有奇氣不在形迹間尚奇此南宗義也故前人論書曰旣追險絕復歸平正論畫曰山

心之作精警絕倫

作圖須要如此講究自然跳出窠臼不同凡筆

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反是則非畫

氣格要奇筆法須正氣格筆法皆正則易入平版氣格筆法皆奇則易入險惡前人所以有狂怪求理鹵莽求筆之誚

畫凡命圖新者用筆當入古法圖名舊者用筆當出新意圖意奇奧當以平正之筆達之圖意平淡當以別趣設之所謂化臭腐爲神奇矣

畫法可學而得之畫意非學而有之者惟多書

如此用意自然落筆新穎脫盡窠臼

倪黃之畫所由卓絕千古

卷以發之廣聞見以廓之

童時聞先公於執友閒緒論謂作詩要從古人想不到處著想做不到處用力便非陳言作畫如法便無依樣葫蘆之病又曰古人造一藝必先絕棄常見常見習聞最足蔽塞天性能名於後世者不博名於一時者也

雲林大凝畫皆於平淡中見本領直使智者息心力者喪氣非巧思力索所能造

前年見吳仲圭山水巨卷高尺有四長幾一丈魄力沈雄墨氣濃厚以視雲林古淡天眞未免有縱橫餘

倪迂客畫正可匹陶靖節詩褚登善字皆洗空凡格獨運天倪不假造作而成者可爲藝林鼎足

昔人謂仲圭大有神氣子久特妙風格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免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僕嘗日讀老迂詩畫令人無處著筆墨覺矜才使氣一輩未免有慚德

茶香居士謂於六法中求雲林非深於畫者僕

習雲林境地正不易到

癡翁眞實力量全在於此

領取造化生氣自然脫盡筆墨蹊徑

曰須會得六法中有老迂來處不然恐問途者不知雲林模闊範董煞從力行苦心得此自在面目

一峯老人純以北苑爲宗化身立法其畫氣清質實骨蒼神腴嘗游虞山悟得筆法遂家焉日携壺酒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之變蘊于毫末出之楮素洵非俗工可能跂及癡翁性本霞舉早歲好與羽人道士游辭世後

此即李賀錦囊之儲最爲高雅

有見其吹橫竹出秦關遂以爲蟬蛻不死故其筆墨工夫亦具九轉之妙實可與黃庭內外篇同玩味耳

人謂道人行吟每見古樹奇石即囊筆圖之然觀其平生所作無虬枝怪石盡取其意而略其迹胸有鑪錘者投之粹然自化不則彼古與奇格格不入非我有也

癡翁設色與墨氣融洽爲一渲染烘託妙奪化

此畫中最高品也非絢爛之極不能臻此

習尚最足移人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工其畫高峰絶壁往往鉤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氣韻自能深厚

操一蓺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絶一世之見梅花庵主書畫蘄志於古不爲習尚所移與盛子昭同里閈子昭遠近著聞求筆墨者踵接仲圭之門雀羅無問妻孥視其坎壈勸以治脂粉爲時妝仲圭莞爾曰汝曹毋大俗後百年吾名噪蓺林子昭當入市肆身後士大夫果賢其爲人

爭購其筆墨一軸可抵餅金子昭畫幾廢格不行

梅花和尚墨名儒行者居吾鄉之武塘蕭然環堵飽則讀書饑則賣卜畫石室竹飲梅花泉一切富貴利達屏而去之與山水魚鳥相狎宜其書若畫無一點煙火氣

黃鶴山樵爲松雪外甥書畫之妙源于鷗波早歲精工點染酷似其舅晚能一變蹊逕以董巨

仲圭品詣眞蕭然世外宜其筆墨妙天下

叔明能追宗董巨故鷗波不能不放其出

一頭地

今之畫家往往坐此病有志筆墨者切須戒之

相參淋漓毫楮自成一家法馳騁海內遂分吳興一席

嘗謂操筆家往往急於博名譽汩沒天德乞靈時彥經營模擬耄而不倦古人風味畢生不知殊爲可惜僕見叔明畫甚多觀其前後用意始在求合於人既乃力避其習每變而易之雖鷗波不得不放其出一頭地

高詹事題白陽山人畫後云宋元之蹟大半爲

明中畫道惟吳門爲最盛

贋鼎故余晚年多購勝國名人翰墨僕亦嘗謂勝國諸賢承宋元之模範人皆自得眞詮遺毫剩墨所謂雖無老成尚有典型也張來儀徐幼文陳氏大小髯王友石輩筆墨不變元格至沈耀樵姚公綬杜東原劉完菴諸老風骨超邁開沈文之先一時吳下名作竝起毫素之妙奄有唐宋

石田老人筆墨似其爲人浩浩落落自得於中

石田翁氣勢魄力為明畫之冠

此論眞先得我心

余見其畫纖仌一幀筆法超妙與唐伯仲

無假乎外凡有所作實力虛神渾然有餘故僕以為學石田先須養其氣

六如原本劉李馬夏和以天倪資於書卷故法北宗者多作家面目獨子畏起而北宗畫法有雅格

張夢晉風流醞藉子畏流輩筆法妍雅亦娣姒間耳

衡山太史書畫瓣香松雪筆法到格駸駸乎入

實父雖不能文就畫論畫何嘗稍遜文沈

余以爲仇畫其精妙實與唐匠非文沈所能及

吳興之室矣然自有淸和閒適之趣別敞逕庭亦由此老人品高潔所至

仇實父以不能文在三公間少遜一籌然天賦不凡六法深詣用意之作實可奪伯駒龍眠之席

曾見實父畫孤山高士王獻移竹及臥雪煎茶諸圖類皆蕭疏簡遠以意涉筆置之唐沈畫中幾莫能辨何嘗專事雕繢世惟少所見耳

余以爲實父畫宋元三趙後一人而已

董思翁不耐作工畫而曰李趙之畫極妙又有士人氣後人得其妙不能得其雅五百年而有仇實父王司農麓臺平生惟嗜子久渾淪墨法亦謂仇氏自有沈着痛快處

六如天賦卓絕其畫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唐居士楮畫渉筆用墨法極見意其合作實可越元望宋人皆愛其畫未知其趣也

石翁風雨歸舟圖筆法荒率作迎風隄柳數條遠沙一抹孤舟蓑笠宛在中流或指曰雨在何

白陽山人簡淡超逸文門中超然傑出者

余以爲思翁筆墨直接倪黃超乎文沈上

處僕曰雨在畫處又在無畫處

陳道復煙林雲壑墨氣濃淡一筆出之妙有天機而不涉畫家蹊徑不獨能事寫生山水亦是宗家

古人一藝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爲能雖有刻劃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爲百世宗法董思翁於沈文間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

近代惟思翁臻此境界

畫豈不然
畫禪法自董巨倪黃能師其意而不逐其跡用墨之妙尤爲獨詣隨手拈來氣韻生動
書畫自畫禪開堂說法以來海內翕然從之沈唐文祝之流遂塞至今無有過而問津者近來又以虞山婁江爲祖法亦復不參香光一二好古之徒孤行獨詣必皆非笑之書畫之轉關要非人力能同者

余向見惲道生巨幀墨汁淋漓洋得董巨妙用非仲醕長蘅所能及

青藤白陽墨華橫逸時無等倫尤堪並美

吾浙自彝齋松雪梅道人後逸史竹嬾墨林皆是正法眼藏筆墨竅元鑿妙不愧前人陳仲醇李長蘅古情逸思筆墨開張可殿畫禪一軍所遜者畫禪特有醞釀耳惲道生邊幅稍窘然亦足以馳騖二子間

天池天賦卓絕書畫品詣特高狂獝處非其本色陳道復於時自出機軸二家墨法有王洽米顛之風

向見章侯畫麻姑進酒圖大幀筆意高古設色精工妍麗又復淵雅靜穆時史靡麗之習洗滌殆盡

向藏文正竹石亭林

道釋人物丁南羽有張吳心印神姿颯爽筆力偉然董思翁巨眼人嘗謂三百年無此作手顏其室曰白毫菴陳章侯崔子中皆出羣手筆落墨賦色精意毫髮僻古爭奇各出幽思子中人物外他畫少見章侯山水花卉類有平淡天然之作點染得元人遺意僻古是其所能亦其所短也

倪文正鴻寶筆墨有青藤白石之風細筆亦復

小幀筆墨超妙純乎士氣

俟齋先生畫以人重不可與諸家並論也

古雋高越流輩會見其疎林篠石題仿家雲林者中作塡墨瓦屋墨氣妙有元理別具雅構

徐俟齋黃端木之山水金耿庵楊補之之梅花孤高絕俗眞士人畫也世皆以人重之是不知畫之妙葢筆墨亦由人品爲高下者

欵題圖畫始自蘇米至元明而遂多以題語位置畫境者畫亦由題益妙高情逸思畫之不足題以發之後世乃爲濫觴

古畫不名款有款者亦於樹腔石角題名而已後世多款題然款題甚不易也一圖必有一款題處題是其處則稱題非其處則不稱畫故有由題而妙亦有由題而敗者此畫後之經營也

國朝畫法廉州石谷爲一宗奉常祖孫爲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無不備奉常祖孫獨以大癡一派爲法兩宗設教宇內法嗣蕃衍至今不變宗風

畫後題款宗非易事學者須細心講求

向藏奉常翁紙本中幅印璽渾成筆墨超逸一種蒼莽之趣全從癡翁神韻中得來

麓臺用重筆取其沈着痛快學者如拘守此見必有板滯之弊究不若輕重互用之爲妙也

西廬麓臺皆瓣香子久各有所得西廬刻意追橅一渲一染皆不妄設應手之作實欲肖眞麓臺壯歲參以己意乾墨重筆皴擦以博渾淪氣象嘗自誇筆端有金剛杵義在百劫不壞也士氣作家一格麓臺司農有之蒼蒼莽莽六法無跡長於用拙是此老過人處

廉州追摹古法具有神理石谷實得其衣盋故工力寖深法度周密時輩僅以寸縑尺楮爭勝

石谷擅長
諸家莫及

至屏山巨幛尋丈計者石谷揮灑自如他人皆避舍矣

時有舉石谷畫問麓臺曰太熟舉二瞻畫問之曰太生張徵君瓜田服其定論僕以謂石谷之畫不可生生則無畫二瞻之畫不可熟熟則便惡

海內繪事家不爲石谷牢籠卽爲麓臺械杻至款書絕肖故二家之後畫非無人如出一手耳

先生論石谷力量大於吳惲余以爲石谷之所以遠遜吳惲者正在於此南田以秀逸勝漁山以靈警勝平心而論其力量亦

獨邵村方氏獅峰沈氏梅壑查氏皆能自行自止可謂不因人熱者

惲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爲過之至於工細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脫耶然二家具此天分不當隨人脚根轉耳

靑溪松圓風人半千年少尺木諸老寄意毫素不爲法縛不爲法脫教外别傳是爲逸品

何嘗不逮
石谷耶特
未深思其
故耳
品詣不同
各極其妙

姜鶴澗一邱一壑有迂客之迂陳玉几半蕊疏花得逃禪之禪類皆不著色相自攄胸臆耳寫生捨徐黃非所爲法山水去董巨豈得爲宗南沙涉筆染素能不落南田之蹊逕東山揮灑經營能擺脫麓臺之坯塹稼軒主人於其間復衍徐黃董巨之法而自作一家畫法不二妙無盡義焉

僕學畫幾四十年而未得古人自然之妙因閱

所謂得失寸心知絲毫不能勉強如此畫境非巨然不能到

黃尊古王日初張墨岑沈凡民諸君畫知有苦心焉然力殫神疲則同其所造而未得古人掉臂游行之爲樂也

婁東見巨然畫用筆如粉條樹法類梅道人煙雲杳渺若點散如菽粒墨漉漉若欲滴者

董思翁每以書法傚吳興獨於畫法遜讓之吳興山水時有蕭然物外之致見其竹石山鵲所謂石如飛白竹如籀者筆法有之然後知古人

尙書畫奇絕雄貴偉岸離奇力量居四家之右

米老以無意出之故非房山所能及

未嘗漫然揚抑也

高尙書筆法嚴重巒頭樹頂用墨濃於上而淡於下爲獨造之格故望之峰巒插空林木離立形勢八面生動

房山法自米氏其所不及者處處用意米老筆下便有渾然天成之妙然二米後筆力宏肆實無出其右者

米老設色絹幅起手作樹一叢墨氣濃淡爽朗

元氣淋漓障猶濕米老畫庶幾得之

隔沙作淡墨遠林山腰映帶雲氣蒸上雲罅濃墨漬之林杪露高屋餘屋皆依山附水隱見為之近山墨尤濃渾淪壯偉遠山幾疊參差起伏赭抹山骨合緣襯樹及皴點處額上宋思陵行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御書瓠印左傍下有米芾之印元章印贉首董思白行書雲起樓圖左右邊錄跋曰元章為畫學博士時所進御元章狀所謂珍圖名畫須取裁聖鑒者也後有朱象

波峭多姿
米老本色

先印此吾鄉司承好古具眼米畫以此爲甲觀
又張君芑堂氏出所藏紙本小幅展卷首便見
大行書苐岷江還舟次海應寺國詳老友過談
舟閒無事且索其畫遂率爾草草爲之不在工
拙論也三十六字墨氣奕奕畫之蒼莽老筆實
是其書溢而爲妙也
王叔明紙本中幅筆極老致起手鼠足點樹中
插一仰枝松疏落荒率若不經意隔水兩峰破

綱皴法淋漓墨瀋意仿巨然掩其款書幾無可
辨自題行書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畫於京師龍
河方丈左邊董思白跋云余見山樵畫多矣無
不規摹古人遂作掩抑古人者雲林所謂五百
年來無此君不虛也然諸格中以仿巨然爲最
此幅仿巨然又叔明平生第一得意筆得此諸
叔明畫可廢矣
雲林樂圖林居圖六幀有疏有密不祇一格筆

雲林摸關範董煞費苦心豈一樹一石所能盡其長耶

墨濃淡俱入妙自是君身有仙骨也題云余來城郭暑氣甚熾偶憩甘白先生樂圃林居不覺數日相與蔭茂樹臨清池觀羲文之象爻彈有虞之南風遂以永日忽已淹留久如閒成此詩小冊呈甘白以寓笑樂耳觀此冊乃知雲林八面變化以一樹一石為雲林者尚在門外也

董元溪山高隱合絹幅下作老樹六七株似檜柏榦卻為小渾點葉一坡迤邐至隔岸石壁俯

北苑畫方能有此境界

營邱畫傳世極少如此畫境想是眞跡惜不得一見以開眼界

溪溪坳架草閣一人憑欄凝望平沙遠岫蒼茫隱見皴作麻皮雜解索法筆力圓穩墨氣深厚眞有元氣淋漓之觀上有金章宗明昌御覽巨印

營邱羣峰積雪小絹本筆極細密林巒屋宇皆用焦墨畫如屈鐵絲空處淡墨籠染積雪凝寒對之令人起粟又大幅雪圖筆蹤較麤圓神氣磊落上隔水有董思翁題

古大家奇妙往往如此後人無此手筆

郭熙山水兩巨幅用筆酣嬉淋漓一如行草書法一墨本一設淺絳一有董思白題識

叔明淺設色絹幅煙雲出沒林壑幽邃神似巨然妙境又溪山高逸圖深松長林道士策笻其間覺謖然清吹拂人眉宇此幅作卷雲皴

冬花盦論畫 附　　奚岡

董文敏倣巨然一幀筆思蒼渾蓋從北苑瀟湘秋山行旅二圖得來此老氣象大宜其腕間變

論極中肯學者可以知從入徑途

幻莫測余嘗云追董巨當以思翁入想擬子久須向煙客究討此亦由宋人學書從楊少師以到魯公地步也

諸家用筆各有精詣

用墨之妙發揮略盡

## 山南論畫

王學浩

作畫第一論筆墨古人云乾溼互用麤細折中筆之謂也用筆有工處有亂頭粗服處至正鋒側鋒各有家數倪高士黃大癡俱用側鋒及山樵仲圭俱用正鋒然用側者亦間用正用正者亦間用側所謂意外巧妙也用墨之法忽乾忽濕忽濃忽澹有特然一下處有漸漸漬成處有澹蕩虛無處有沉浸濃郁處兼此五者自然能

至理名言
可師可法

具五色矣凡畫初起時須論筆收拾時須論墨
古人所謂大膽落筆細心收拾也
王耕煙云有人問如何是士大夫畫曰只一寫
字盡之此語最爲中肯字要寫不要描畫亦如
之一入描畫便爲俗工矣
張浦山云凡畫須毛毛字從來論畫所未及作
畫時須意在筆先或先畫路徑或先畫水口或
樹木屋宇四面布置定然後以山之開合向背

會得此旨
自無堆砌
重疊之病

湊之自然一氣渾成無重疊堆砌之病矣董宗伯云畫須四面生來不可一邊生去是也雨窗漫筆云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火遇古人眞蹟以我之所得向上研求看其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安放若何出入若何偏閃若何必與我有出一頭地處久之自與脗合矣摹畫之法此論最確山之輪廓先定其劈破囫圇處次看全幅之勢主峰多正旁峰多偏正峰須留脊旁峰須向背

此畫石一定之法

點苔得此訣自然入妙

意到筆隨不能預定惟善學者會之耳

畫石之法方者用折圓者用鉤順其勢也

畫中設色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若使色自為色筆墨自為筆墨必至如塗塗附矣

點苔最難須從空墜下絕去筆迹卻與擢不同擢者禿筆直下點者尖筆側下擢之無迹筆為之點之無迹用筆者為之也嘗見黃鶴山樵江

神乎其技後人無此手筆

畫家能筆精墨妙已臻絕頂不知北苑畫果作何等觀

山漁父圖其點苔處麤細大小無一可尋筆迹眞得從空墜下之法及細閱耕煙麓臺之作俱未空行絕迹然後知此法之不傳矣

董宗伯云畫以造化爲師唐六如云畫當爲山水傳神談何容易何論前代　本朝各家卽元季四家亦只是筆精墨妙未能爲山水傳神也余家所藏北苑平湖垂釣圖庶幾近之

青綠一道王耕煙嘗自謂靜悟三十年始盡其

青綠設色非數十年參究之功不能入妙

妙此爲深於甘苦之言就余所見唐之小李將軍宋之王晉卿畫覺耕煙之作猶遜一籌益小李之青綠作千年計晉卿亦可六七百年若石谷亦可三四百年此其別也

思翁倣古全在領取其神韻不可泥筆墨蹊徑求也

没骨法始於唐楊升董文敏常效其峒關蒲雪圖卷余病其少古意後於毘陵華氏見其雪中待渡圖眞是匪夷所思文敏所仿特用其畫法耳仍是文敏本色非楊升後塵也

意在筆先頭頭是道

畫樹得此訣自然無美不臻畫樹貴乎得勢正與畫山同一

## 松壺畫訣

錢杜

作畫必明窗淨几筆精墨良胸無塵滓然後下筆胸次默憶古名人山水一樹一石如在腕下則興趣勃然定是佳構

山水以樹始昔人樹訣已備言之下筆須留意筆筆要轉折心手並運久之純熟自然一樹成必有可觀趙文度常云樹無他法只要枝榦得勢則全幅振起惲南田與石谷論畫書曰僕苦

巧妙

皴法全要得鬆活二字之訣然後煩簡得宜各極其妙

寫樹發枝多枯窘是以作山水初落筆便有戒心也可見前人作畫慎始如此

右丞畫訣有石分三面之說分則全在皴擦勾勒皴法又有簡有煩煩簡中又有家數如大癡善破皴法可簡可煩雲林似簡而煩山樵似煩而簡要之披麻折帶解索等皴總宜鬆而活反是則謬矣至北宗之大小斧劈亦不離鬆活兩字也

用筆一定之法學者參之

屋宇須如此畫方不板滯

作山巒須分層次皴之山峰須起伏映帶深厚有情或間以碎石或隔以雲氣大約始用潤筆繼用燥鋒則自然有鬱然蒼渾之氣

皴大小巒頭先將脈骨勾定靜看良久自然有落筆處先澹後濃先潤後燥再加渲染不患不厚矣

山水中屋宇甚不易為格須嚴整而用筆以疎散為佳處處意到而筆不可到明之文待詔足

人物宗此數家自脫盡塵俗氣超然塵表



以爲法

更有一種麤枝大葉及米家煙嵐杳靄之境石田翁是其所長其中屋宇籬落當以羊毫禿穎中鋒提筆寫之意態自別

山水中人物趙吳興最精妙從唐人中來明之文衡山全師之頗能得其神韻凡寫意者仍開眉目衣褶細如蛛絲疏逸之趣溢於楮墨唐六如則師宋人衣褶用筆如鐵線亦妙要之衣褶

觀此知古人位置皆經營慘淡煞費苦心

愈簡愈妙總以士氣爲貴作大人物須於武梁祠石刻領取古拙之意

趙松雪松下老子圖一松一石一籐榻一人物而已松極煩石極簡籐榻極煩人物極簡人物中衣褶極簡帶與冠履極煩卽此可悟參錯之道

前人畫譜無佳者蓋山水一道變態萬千尋常畫史尙不能傳其情狀况付之市井梓工乎嘗

與朱山人野雲言畫之中可付梨棗者惟人物鳥獸屋宇舟車以及几榻器皿等宜各就所見唐宋元明諸家山水中所有一一摹出之分別門類滙爲一書庶幾留古人之規式爲後學之津梁野雲欣然於是廣搜博采共相臨橅兩年而成十二卷卽籬落一門自唐以下得七十餘種他可類推欲梓行以工鉅未果今稿本不知散失何所矣

點苔最難多筆不煩簡筆不少便是工夫到境

畫有定格不可不知

點苔一法古人於山石交互處界限未淸用苔以醒之或皴法稍亂用以掩其迹故苔以少爲貴若李希古全不作苔點爲北宗超然傑出者唐子畏深得其法至王叔明之渴苔又不必一例觀也

趙文敏之細攢點文衡山全師之用之靑綠山石甚宜水墨者亦深秀可喜

設色每幅下筆須先定意見應設色與否及靑

綠淡赭不可移易也

大癡山樵多赭色雲林則水墨多然余舊藏懶瓚浦城春色乃大青綠舟車人物並似北宋人眞不可思議

設大青綠落墨時皴法須簡留青綠地位若澹赭則煩簡皆宜

青綠染色只可兩次多則色滯勿爲前人所誤

凡山石用青綠渲染層次多則輪廓與石理不

最有斟酌可以取法

青綠重色最易板滯不若以淡見長者反多生趣也青綠設色至趙吳興眞空前絕

能刻露近於晦滯矣所以古人有勾金法正爲此也勾金創於小李將軍繼之者燕文貴趙伯駒劉松年諸人以及明之唐子畏仇十洲往往爲之然終非山水上品至趙令穰張伯雨陳惟允後之沈啟南文衡山皆以澹見長其靈活處似覺轉勝前人惟吳興趙氏家法青綠盡其妙蓋天姿既勝兼有士氣固非尋常學力所能到也王石谷云余於是道參究三十年始有所得

後所當師法

設色古雅全在於此

即本痴翁畫法

然石谷青綠近俗晚年尤甚究未夢見古人南田用澹青綠風致蕭散似大年勝石谷多矣用赭色及汁綠總宜和墨一二分方免炫爛之氣赭色染山石其石理皴擦處或用汁綠淡淡加染一層此大癡法也

唐子畏每以汁綠和墨染山石亦秀潤可愛

赭色虞山破龍磵中者第一青綠兩色以滇中永昌爲最

學者能細心領取自得其妙

畫柳之法曲盡其妙學者細心揣摩

山水中松最難畫各家松針凡數十種要惟挺而秀則疎密肥瘦皆妙昔米顛作海嶽庵圖松計百餘樹用鼠鬚筆剔針針凡數十萬細辨之無一敗筆所以古人筆墨貴氣足神完

柳亦頗不易寫諺云畫樹莫畫柳信然然山水陂塘間似不可缺前人所寫亦有數十種王右丞能作空勾柳其法柳葉須大小差錯條條相貼逐漸取勢爲之自有一種森沈旖旎之致至

攢點須心手熟習方能入妙

此即設色中變化錯綜之法

趙大年之人字徐幼文短剔如松針皆秀絕塵寰並可師法

樹之攢點八九筆十餘筆不等須禿穎中鋒攢聚而點之詳度湊積爲樹不獨得勢亦且鬆秀見筆倘設色以汁綠再點一次更濃厚矣文氏父子最工此弟子陸叔平錢叔寶皆能爲之

空勾葉各家所作不同總須靜穆古雅如設色空勾者多不妨留一株竟不著色亦趙法也

此種境地最不易到

如此布置自然生氣遠出脫盡窠臼

小山樹種數不一有細攢點有剔松針有橫點有細橫劃細攢點及松針並宜青綠山水中橫點宜赭山細橫劃是秋景只宜加赭益山樹所以間山石峰巒使深厚而分層次雲氣中暑露尖頂則倍靈活有致黃鶴翁與吳仲圭以濃墨大點加以焦墨沈鬱蒼渾之極高房山亦間有之

李希古山石不點苔只以焦墨剔細草此亦分

淸山石之一法

作遠山須愼重相度然後下筆形勢得則全幅皆靈動矣染時有宜意到而筆不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靑綠山水之遠山宜淡墨赭色之遠山宜靑亦有純墨山水而用靑赭兩種遠山者江貫道時有之

山水中如佛塲經幢以及人家竈突水碓機杼

畫家能兼盡其妙方是擅場

魚爵當於唐宋名人畫中摘取時時臨橅務使純熟存於胸中以上諸物雖小道然必佐以書卷之味乃佳

寫生得神曲盡其妙實由於用筆之妙也

山水中馬牛雖寫意然必使神氣宛肖而有筆意乃妙他若鶴鹿雞犬皆備點綴總須於唐宋人本中留意摹之

衡翁房屋於工緻畫尤為合格

房屋文衡山最精皆自趙吳興得來而吳興則全自唐人中醞釀而出

園亭中湖石須靈瘦凹處皴之凸處染之只淡墨石青赭色三種交互處以細草分之

邱壑太實須間以瀑布不足再間以雲煙山水之要甯空無實

如此方運實於虛化板為活

寫雲運筆須圓用筆宜斷多縈洄交互處或再以淡墨水渲染之胸中先具飛動之意自然筆勢靈活流走望而知非庸手也

畫雲得此訣便入三昧

瀑泉甚難大癡老人亦以為不易作須兩邊山

瀑泉最難安置此極有斟酌

畫水須審其地之所宜自然入妙

網巾水須細心參究

石參差錯落天然湊合而成爲妙略有牽强便落下乘水口或用碎石或設水閣橋梁皆藉可藏拙此爲初學者言之耳

畫水勢欲速筆欲緩腕欲運意欲安大旨如此

水有江海溪澗瀑泉之別湖宜平遠河宜蒼莽江宜空曠海宜雄渾溪澗宜幽曲瀑泉宜奔放勿論何種水下筆總宜佐以書卷之味方免俗

網巾水趙大年最佳其後文五峰可以接武其

方能得訣

米畫之妙全要脈絡分明方有入路

法貴腕力長而勻筆勢軟而活

郭忠恕畫清濟貫濁河圖一筆貫四十丈安能有若是之長筆大抵筆墨相接處泯然無痕耳此即畫水之法

米家煙樹山巒仍是細皴層次分明然後以大濶點點之點時能讓出少少皴法更妙

唐子畏云米家法要知積墨破墨方得眞境葢積墨使之厚破墨使之清耳米顛山水何曾一

臨畫亦要意在筆先方能造道

迂翁得力全在此處

片模糊哉

臨古人畫須先對之詳審細翫使豁逕及用筆用墨用意皆存於胸中則自然奔赴腕下下筆可不必再觀觀亦不能得其神意之妙矣

宋人如馬夏輩皆畫中魔道然邱壑結搆亦自精警不妨采取用之

雲林惜墨如金恭用筆輕而鬆燥鋒多潤筆少以皴擦勝渲染耳夫渲染可以救枯瘠生雲煙

學者當細心參之

雲林折帶皴人多謂其偏鋒每以側筆摹之殊失其用筆之妙

迂翁又何常頃刻離是法哉特不肯用濕筆重筆耳學者當細味之

作書貴中鋒作畫亦然雲林折帶皴亦中鋒也[illegible]至明之啟禎間側鋒甚行葢易於取姿而古法全失矣

大癡披麻皴苔多橫點碎石處不過七八點纍上四五點而已此洪谷子法也

山樵皴法有兩種其一世所傳解索皴一用淡

焦墨皴擦是山樵眞實力量宜雲林所深許也

墨勾石骨純以焦墨皴擦使石中絕無餘地望之鬱然深秀此翁胸具造化落筆岸然不顧俗眼宜乎倪元鎭有扛鼎之譽也古來詩家皆以善變爲工惟畫亦然若千篇一律有何風趣使觀者索然乏味矣予謂元明以來善變者莫如山樵不善變者莫如香光嘗與蓬心蘭墅論之畫中寫月最能引人入勝全在渲染襯貼得神耳如秋蟲聲何能繪寫只在空階細草風樹疏

慧心人自能領會之

籬加以渲染得宜則自然有月自然有蟲聲盈耳也他可類推學者當深思之作巨幀與作小幅無異便無怯嫩散漫之病

陳眉公云磨墨如病夫執筆如壯士此是畫前要訣杜少陵觀公孫大娘舞劍器此是皴擦渲染時要訣

世俗論畫皆以設色爲易事豈知渲染之難如兼金入鑪重加煅煉火候稍差前功盡棄

思翁此論
名言至理
耐人揣摩

宋元大家
畫樹各極
其妙不可
思議

子昂嘗謂錢舜舉曰如何爲士夫畫舜舉曰隸法耳隸者有異於描故書畫皆曰寫本無二也

南田翁云明時畫多宗右丞北苑二家蓋取其高深渾厚極古人盤礴氣象董香光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則得之矣否則極意相似未免爲畫家傭耳

宋人寫樹千曲百折惟北苑爲長勁瘦直之法然亦枝根相糾至元時大癡仲圭一變爲簡率

山水中人物濶筆須古樸淵雅倣石田翁衽筆須靈秀韶逸倣唐子畏文徵仲餘不足取法

愈簡愈佳

畫以山水為上寫生次之人物又其次矣白石翁師吳道子作衣褶有古厚之致子畏師宋人衣褶如鐵綫衡山師元人衣褶柔細如髮三君皆具士氣洵足傳世若吳小仙張平子輩劍拔弩張墮入魔道學者勿為所誤

文待詔畫法師趙松雪及梅花盦道人而靈秀之氣出自腕下往往有出圖範之作後之人欲

了畏墨華純乎天資超妙非學力所能到文門諸弟子祇能各得其一體終爲師法

瓣香停雲須先領會其淸超靜邈之神韻然後卭壑位置自然合格漸脫渣滓而留淸虛則近道矣若一意在皴染勾勒上取形似終屬參死句漢也

南田翁云唐解元寫生有水墨一種如虢國淡粧洗盡脂粉此可悟用墨如設色之法

停雲諸弟子陸叔平得其秀峭錢叔寶得其蒼潤居商谷得其簡潔然僅工敷色若文氏水墨

所圓

此中轉關有非人力所能強者

一種似皆未能入室後之欲師停雲者當知牟尼入手正不易也

一有明一代畫史自嘉隆以前皆謹守繩尺不肯少縱筆墨都有渾厚之致迨萬歷以後腕下漸露芒角少含蓄意此亦運會使之不期然而然也

趙文度時爲香光捉刀其生秀處能自成一家顧仲方倣山樵蒼厚沉細幾能亂眞此二君皆

畫家題款㝡要講究不可率意

余謂畫至元人眞洩

吳淞派中之矯矯者○

畫上題詠與跋○書佳○而行款得地○則畫亦增色○若詩跋煩蕪○書又惡劣○不如僅書名山石之上爲愈也○或有書雖工○而無雅骨○一落畫上○甚於寒具油○祇可憎耳○

畫之欵識○唐人只小字藏樹根石罅○大約書不工者○多落紙背○至宋始有年月紀之○然猶是細楷一綫○無書兩行者○惟東坡欵○皆大行楷○或有

盡天地之祕畫之能事盡矣即題款亦高出前代也

題款得法畫亦生色此畫後之經營也

跋語三五行已開元人一派矣元惟趙承旨猶有古風至雲林不獨跋兼以詩往往有百餘字者元人工書雖侵畫位彌覺其雋雅明之文沈皆宋元人意也

落款有一定方位畫粘壁上細視之則自然有應題跋賦詩之處惟行款臨時斟酌耳

用墨之法甚難明之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固佳然隔百餘年膠脫而色澤黯淡矣與其舊也

極有講究可以師法

三橋鐵筆冠絕前代

甯新近時所製皆粗劣不可用惟金冬心以小華道人墨春之使細重加膠更製日五百斤油最佳近亦漸少不得已擇其輕細者用之眞畫史之苦心也

印章最忌兩方作對畫角印須施之山石實處唐宋皆無印章至元時始有之然少佳者惟趙松雪最精只數方耳畫上亦不常用雲林尚有一二方稍可至明時停雲館爲三橋所鐫華亭

後惟何雪漁庶足並駕

董文敏一昌字朱文印是漢銅章皆妙唐解元印亦三橋筆餘皆劣葢名下諸君究心於此者絕無僅有耳康祚案衡山自能鐫印見六如與衡山札轉乞陳白陽刻印三橋生後矣

畫學心印卷八終

男鳳墀校字

